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五輯

美國的擴張政策

目 錄

美國怎樣控制太平洋	潘 朗 (一)
託管制與美國太平洋基地	梁純夫 (一二)
美國海軍的擴張	尚天譔 (一八)
關於非敵性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	草嬰譯 (二七)
美國反蘇真相	喬 木 (三九)

美國怎樣控制太平洋？



一 法西斯化與馬歇爾路線

現代的克萊武前任駐華特使馬歇爾因中國局勢惡化及其他要求而回美就任國務卿以後，各方面對於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突然發生種種猜測，不少「權威人士」認為今後美國外交路線，即將轉注遠東。其實，戰勝法西斯以來，美國本國的統治，一天一天趨向於金融寡頭和反動軍閥結合在一起的法西斯統治，他已踏襲着特勤的老路而更加「發揚光大」，企圖控制全世界，雖強大如蘇聯，老練如不列顛聯合王國，也在妄想加以控制；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倒也不會特別偏重歐洲或亞洲。不過像馬歇爾這樣的以軍隊統帥而出長外交，實開美國外交史的新紀元，這意義可能就是美國政治上軍事法西斯化的加強，這意義又可能是美國外交軍事一元化的加強，而從馬歇爾最近在中國一年多的經歷，及其過去一直和日本的統治者麥克沃森的密切聯絡這一層來研究，則他的出長外交和今後的美國遠東政策，很明顯的，將可能是對太平洋霸權的統一和強化。雖然，像馬歇爾這樣一個富有參謀或幕僚知識的人物，除了大統帥大軍閥所有的剛毅的支配慾之

外，特別具備一種和各方面接觸，認識各方面，而善於講究權衡的大政客所有的陰柔的特性，所以，馬歇爾路綫的表現美國軍事法西斯的外交政策，可能帶有種種偽裝，使人往往爲之迷惑上當。而「一本本實上，恐怕不會和當年的里賓特洛甫有多大差別，要有，那就是比里賓特洛甫更「高明」因爲他兼有戈林和希墨萊的性格和特長。」這話誠然有些太率直了，然而這決不是對馬氏個人的批評，從美國統治階層的最近動態來看，倒是非常切實的。

美國的法西斯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由什麼「十字團」、「美國自由聯盟」、「美國小企業者協會」、「美國第一委員會」、「美國民主全國委員會」以及赫斯特系、霍華德系、甘德特系、勃羅克系等報紙雜誌，和大財閥們的收音、教堂、學校等等，對內反攻羅斯福的「新政」和一系列的進步和民主的措施，對外與英法等國反動派對法西斯侵略者的「不干涉政策」互相呼應，而標榜所謂美洲人之亞洲的獨立主義，直接間接助長了世界法西斯進行侵略戰爭的氣焰。雖然，當年他們的活動，會因爲羅斯福總統這個偉大的政治家的努力而沒有逞所欲爲，美國終於參加知勝利地進行了全世界規模的反法西斯戰爭。然而，在那一次大戰中，美國因爲最後參戰，美國境內又未發生戰爭，使美國生產設備一直未曾遭受戰爭的破壞；而且，由於美國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由於高額的戰時利得，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們發了鉅大的戰爭財，他們——美國的大財閥，完成了世界性的財富的大集中，因此，大獨佔資本家的聲勢更加強大了。以致，當戰爭的末期，他們竟幾家阻撓羅斯福開闢第二戰場的戰略，他們竟逼使羅斯福總統不得不不用平庸無能的杜魯門來代替民主進步的華萊士爲副總統的候選人。當大戰結束，羅斯福不幸逝世，而杜魯門上了台之後，他們便和戰爭中發跡了的大軍閥們內外勾結起來，一面壓迫杜魯門總統一個又一個地趕走羅斯福總統的舊人，修改甚至廢除羅斯福總統的內外大政方針；一面以「美

國行動會」為中心，集中民主共和兩黨內外一切反民主的頑固份子，如杜威、布里克、塔虎脫、范登堡、巴特勒、馬丁、克勞福（以上共和黨領袖）及藍金、威爾遜、白爾德、但尼爾（以上民主黨領袖）等等，經過最近兩月前的大選而出來控制整個統治機構。據着，美國法西斯派又盡力使軍閥干政，這一點竟和日本當年的軍事法西斯化一樣，連不久以前的 *McKenna Dickson* 也在「軍人政府統治華盛頓」中鄭重指出：由於（一）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留下了一筆軍事控制的遺產，（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使美國在和平時期急劇備戰，目前的軍事預算已超出「新政」時期所謂「政府浪用金錢」年份的全國總預算；（三）原子彈的出現，這三者使美國急遽地走向軍人政府之路。這篇文章指出今日的美國，第一，是由將軍們控制了外交，那主要的是在最重要的外交崗位上，駐蘇大使史密斯是陸軍的將軍，駐華特使（現任外長）的馬歇爾是陸軍元帥，駐英大使雖非軍人而仍受聯軍參謀部的控制，此外，麥克那奈和克萊中將支配着德國，克拉克將軍支配了奧國，麥克沃塞將軍統治了日本，海軍大將史普倫斯統治了西太平洋，麥克納將軍統治了菲律賓。第二，美國的政治決策，是由軍事情報所支配的，主要的就是軍人控制下的 *J.R.D.B.*（聯合研究發展局）和「軍事顧問委員會」，而更重要的「中央情報局」又完全是一個軍事機構。他們是所謂「赤色恐怖」「蘇聯的世界戰略」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種種恐怖佈的直接製造者。同是不容忽視的還有一個「聯合參謀部」，這又是今日所謂「英美集團」軍事同盟的策劃者。第三，更露骨的說，美國今日的行政和國會，也受着軍人的控制了。夏威夷、阿拉斯加、正在軍人統治下準備「新的大戰」，而美國大部分國會委員會的領袖人物，也像「九一八」前後的東京政界一樣，為海陸軍人所支配。他們就這樣以大獨佔資本家為後台老闆，和統治上的法西斯派勾結，對外實行反蘇政策和散佈戰爭恐怖政策——因為戰爭是發財的捷徑呀；對

內加強消滅民主政治、實行獨裁、取消工人罷工權、控制人力動員機關等等，——因為獨裁專橫也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啊！

在這樣一個統治機關下面，改任一個曾經以指揮世界戰爭而出名的陸軍參謀首腦馬歇爾元帥出主外交，或在不久到莫斯科去參加四國外長會議，而改出一位職業化的反蘇反共的急進派魏特曼將軍或以「共產主義之死對頭」出名的李海上將繼任駐華大使，如果說這種人事更調會給世界或太平洋或中國帶來和平的佳音，這個人不是白癡就是存心欺人自欺！美國正在踏上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前的日本和一九三九年九三以前的德國法西斯的老路，馬歇爾路綫將是怎樣一條路綫不是已經非常明顯了嗎？

二 遠東制霸政策的回顧與展望

(甲) 遠東制霸政策的發展

明白了今日美國統治機構的真相以後，我們再來研究美國控制太平洋這個問題，便很容易了。不過，在這裏還有先回顧一下馬歇爾國務卿的前任貝爾納斯的「政績」的必要。毫無疑問，我們對於貝氏個人，絕對不想有何攻訐，正像我們對馬歇爾個人一樣，特別是貝爾納斯，記得當他在一九四五年冬天出席莫斯科會議帶着比較公正的三國決議書回來而受到美國法西斯反動派和軍閥們一致攻擊，終於不得不更變方針，跟着軍人法西斯野獸們跑，正和日本的重光葵德國的巴本一樣，令人可憎可憐。照美國PM報的檢討，貝爾納斯領導美國戰後外交的罪名是：(一)縱容軍人高唱用原子彈來作「阻止性的戰爭」，對那些胆敢鄙棄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作心理恐嚇；(二)在希臘、印度尼西亞、和遠東鼓勵摧毀進步勢力，幫助希臘、西班牙、菲律賓

賓等地的法西斯主義者；(三)企圖以軍事基地獨霸太平洋和大西洋，引起其他各國的深刻懷疑；(四)在軍事上和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勾結，支持組織亞歐集團，主要的目標是重建德國，以圖反對從法荷荷鐵蹄下解放出來開始實行民主建國的東歐各國；(五)努力企圖窒息歐洲新興的民主國家；(六)聯絡范登堡、康納利、和詹姆士·法萊向白宮提哀的美頌書，排擠華萊士；(七)使美國在全世界各國眼中變成一個可怕的國家——全世界各國人民都不願美國來決定他們的前途和干涉他們的政治經濟；(八)他有種族的偏見，痛恨黑人，對工會也存有深刻的偏見。其實，一句話說完，就是貝爾納斯地築了羅斯福總統有利於美國而且兼利世界的政策，迎合大獨佔資本家和軍人法西斯的制霸全世界的陰謀。

(乙)軍事上的遠東制霸政策

現在請進一步來分析美國的遠東政策，控制太平洋，可說是美國控制全世界的法西斯計劃的一部分。和北極、南極、大西洋、近東中東各地的爭奪，具有密切的關係。首先，當然是軍事上的控制、駐兵和軍事基地的建立、鞏固與擴張。(一)在駐軍方面現在美國兵力約有二百二十萬人，其中單設陸軍就有七十多萬，就是說全國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是駐在海外的。海軍當然更有部分駐在外國。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的統計，駐在中國的第一陸戰師，駐在日本的第一騎兵師、第十一空運師、第二十四師、第二十五師，駐在菲律賓的有第十二、十四、八十六各師，駐在朝鮮的有第六、七兩師，還有駐在歐洲——德國的第一、第九兩師，駐特里雅斯德的第八十八師等，也有轉投到東方來的趨勢。在太平洋方面，大部分美軍集中在菲律賓、夏威夷、瑪利亞納羣島、尤其是關島和沖繩島。在表面上，美國這些內外駐軍目的是在「延緩進攻者的攻擊」，實在就是為「反共反蘇」，而不是對法西斯侵略者再起的防範。

了。實際上，美國是利用美國外駐軍積極推行美國法西斯政權支配世界的政策。他們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幫助駐在地區為美國人所利用的統治者訓練，裝備和調整軍隊，改編日軍和偽軍（無論是在華在菲在韓都是一樣），加強和充實日本、中國、朝鮮、菲律賓各國反民主派的武裝力量，並且在中國和菲律賓，直接掩護右派政權，進行反對民主陣綫的內戰。當這種任務還沒有完成以前，他們不惜利用種種方法，打擊聯合國大會中蘇聯所提撤退非敵性國外國駐軍的議案，（二）至於建立及擴張軍事基地的活動，在太平洋方面也進行的不遺餘力。最令人注視的，是一九四五年多天杜魯門總統的託管建議案依據美國這個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計劃，說：日本委任統治島嶼是戰略區域，因而美國希望：①在該處建立海陸軍基地，②在該處有保留並使用武力之權，③得駐紮自願軍，此外，並計劃在上述島嶼賦予美國以完全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的全權，把這些島嶼構成爲美國的一部分。甚至如美國「紐約郵報」歐洲欄的編者摩勒氏也指示「杜魯門目前正把美國推上自己特有的帝國主義的道路上去，美國所提關於太平洋區域託管的建議案，不啻就是不顧大西洋憲章，而明目張胆的吞併一千五百個島嶼。實際上比明目張胆的吞併更加糟糕，因爲這個提案企圖以打算集體託管爲煙幕，來掩飾奪取壟斷的動機。」其實，美國擴張太平洋軍事基地的計劃，決不限於這一千五百個島嶼，南從這些南太平洋的小島，北至阿拉斯加各地，東自夏威夷，西至菲律賓，甚至對於中國的台灣、海南島、九龍、上海、以及東北，都有在「援助中國」名義之下開闢軍事基地的企圖，這次對中國領海壟斷空權等等的擷取，援助東北九省的內戰等等，都有同樣的用意。最後還企圖把中國和朝鮮造成爲新的反蘇大基地。

從一九四七年起，照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社東京電訊所稱美國當局已決定改組太平洋美軍總部，任命麥克沃塞爲遠東美軍總司令，這個新的遠東美軍總司令部，將指揮日本、朝鮮、菲律

賓、琉球、瑪里亞納羣島、小笠原羣島、及火山羣島的陸海空軍。這種和平時期的戰時部署，正可反映出美國在軍事上爭取遠東霸權的野心。

(丙) 政治上的遠東制霸政策

美國對遠東的政策，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後進性，由於太平洋殖民地分割的既成事實，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維持所謂「門戶開放，利益均霑」八個大字。在這比較漂亮的口號之下，「爭取人心」，緩和地進行其「金圓與文化」的殖民地經略。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的均勢發生新的變化，在遠東，最明顯的是（一）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二）英國、法國、荷蘭等帝國主義勢力的衰落，相反的是（三）蘇聯社會主義勢力的堅強和擴張。在這種新的形勢之中，又正值美國獨佔大資本家和新興軍閥勢力勾結而抬頭，因此，雖然表面上還不願撕去蒙在帝國主義這猛虎身上的狐狸的外衣，而骨子裏已大刀闊斧地推行帝國主義的政策，而毫不顧念世界和對方的輿論了。最明顯的表現在：

對菲律賓的政治活動方面，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人把一個民族叛徒菲律賓的賣國賊——羅哈斯，扶為「新興共和國的菲律賓」的總統。羅哈斯本身是一個買辦，做美國生意發財起家，變成大地主和官僚，在戰前就和美國統治者——特別是麥克沃塞將軍有些生意上的來往，頗為美國人所「器重」。太平洋戰爭中，菲島陷淪，這個早已在「生意上」兼和日本人往來往的羅哈斯，立刻顯赫起來，帶同一班狐羆狗黨，參加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菲島建立的政府，「貴」為部長。財富的蓄積更應大了。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後，他竟沒有以叛國受審，相反的，美國的統帥麥克沃塞「顧念舊交」，說他在淪陷期內為他及美國人保全財產有功，盡力替他洗刷好逆的罪名。其實，羅哈斯保全了蔣帥等私產固然「有功」，使麥克沃塞因私產而忘公，更重要的是羅哈斯是

菲律賓封建大地主買辦，官僚資本家勢力的代表，在政治上有相當龐大的潛勢力，當戰後菲律賓民族一致起來爭取其真正的解放——獨立與自由的怒濤中，美國人需要扶助這樣的人物來進行阻抑民族革命勢力。同時，羅哈斯又是菲島華僑的勁敵，又可利用他分化華菲民族的團結。而這一切又都是有利於美國在非殖民地統治權之鞏固的。至於有名無實的「獨立」「共和」，對於美國的殖民地統治是沒有影響的。現在羅哈斯由美國人包辦的選舉中被擡為總統了，這個為人民所憎惡的「獨立」政權，自然更加死心塌地的奉迎和仰仗美國，以便進行反民主的內戰，美國人對菲律賓的政治策略是大功告成了。

對日本，美國人的制綉政策，就十多個月來麥克沃森元帥的統治成績來看，可說完全適合美國財閥軍閥法西斯的利益。美國統治者違反了波茨坦三國會議公告，這個公告確定「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然而，事實上完全相反，美國不僅拒絕實行「聯合國共同管制日本」的決定，造成美國一國軍事管制日本，而且是麥克沃森一人的統治。並且盡力打擊日本人民解放的民主運動，扶植法西斯殘餘，企圖把日本造成遠東最大的反蘇根據地。在這個要求之下，美國人不惜盡量寬容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盡力為日本天皇辯護，保護這個日本人民解放思想上的敵對的基礎；並允許日本軍事法西斯及財閥，在美國人的規定範圍之內，恢復活動，美國統治者扶助日本軍閥財閥在「民主」的幌子下面組織政黨和政權，在美國當局支持之下，壓迫日本真正的民主運動、土地改革和其他進步活動——如消滅法西斯殘餘勢力等。日本的美國統治者更利用一切機會，促進中日人民之間的民族仇恨，最明顯的是竟明白保證日本暴徒欺侮華僑甚至還把被損害

極其重要。這正是企圖在精神上打擊中國民族的自尊心，促進中日人民的仇視，而提高美國遠東的統治者的權威。

對朝鮮和對中國，我們幾乎再也不忍重複列舉美國的帝國主義者那種扶助反民主力量、操縱和助長分裂內戰，以便加強美國對我們實施的殖民地的統治的一連串事實了。

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在政治上加強其制霸遠東的力量。

(丁) 經濟上的遠東制霸政策

美國的經濟制霸政策，金圓外交的利刃，我國是久已領受過，並且可

說是刺痛頗深了！戰後美國利用他們主持着的國際貨幣基金、進出口銀行、國際銀行、距離貸款、善後救濟物資、剩餘物資等等，展開了新的金彈攻勢，與上述軍事和政治的攻勢，「三管齊下」，使我們無法招架。單就我們中國最近的遭遇來說，造成了「中國新的國恥」的趨適壹日二十一條

和汪日協定的「中美通商條約」，以及其他如中美航空條約等一連串公開的祕密的協定，實際上已經可以把中國從此以後緊緊地束縛在美國殖民地的地位，使什麼中國工業化等等理想完全幻滅，使苦戰八年希望新興的中國民族資本家一籌莫展，使中國成爲美國原料的獨占的供應市場，美國商品獨佔的領銷市場，和美國資本獨佔的大舞台。從此以後，連他們幾十年來高呼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也完全否定，充分表現其帝國主義的獨佔野心。甚至於小而不可再小的取締人力車事件也，說穿了也是美國人策動的，美國專利商人考慮到我們數百萬的人力車與苦力阻礙了數千噸無用途的福特卡和數千噸用不着的美國築路材料的出售問題，並且企圖利用取締人力車以後使二千六百萬名人力車夫失去工作，又可供爲他們的賤價的勞動力！美國獨佔資本家連我們這樣的小事件也打着這種損人利己獨佔制霸的算盤，而且算得這麼精細，同胞們！你想可怕不可怕？

然而，我們的統治者還以「顧全人道」的美麗動人的詞句來「宣揚德意」呢！

在朝鮮，在菲律賓，以及凡是美國人所能直接或間接統治的遠東各地，美國貨幣潮水一般湧而來，衝破了各國各地原有民族工商業脆弱的千辛萬苦地建造起來的基礎，特別是在日本、在中國，乃至其他美國勢力範圍之內，美國獨佔資本，又是和各國各地封建大領主、官僚買辦資本家勾結起來的，因此，他們的經濟上的制霸政策，更容易在各地發生民族經濟破滅的作用，而造成驚人的全國性的大災荒，顯然美國獨佔資本家是有計劃地企圖用這種方法來轉嫁他們即將來臨的經濟大恐慌的損害。

三 反對新的「大東亞」政策

已經非常明顯，美國獨佔資本家和新興軍閥勾結成立的新法西斯政權，正沿着希特勒的路綫，作支配全世界的冒險的嘗試，而在遠東，則沿着過去日本軍事法西斯的路綫，作支配太平洋全域的冒險的嘗試。美國希曼海軍上將在不久以前的聲明中，已經毫無忌憚地透露美國的侵略政策，他說：「倘如我們控制海洋，則我國的國境綫是沿着別國的海岸……我們可用空軍及船上的其他武器，攻擊任何目標。」很顯明地，美國企圖把太平洋化成一個直接對付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美國內海」與一切戰略基地，並在環繞蘇聯週圍的太平洋國家，如日本、朝鮮、菲律賓、中國境內各「戰略綫」上設防，在各地駐軍，並改裝各地軍警為美國的軍警。美國法西斯統治者除了在各處追求軍事基地，追求舊的殖民地領土之外，又在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地實行新的殖民政策，這種政策雖然表面上宣佈「同意」「贊助」各國的「獨立」，「共和」，「民主」，而本質上則實行領土的佔據、政權的支配、外交的干涉、經濟的擄取和文化的控制。這一切試問還和不

久以前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各地所推行的法西斯侵略政策有什麼兩樣？他們不是一樣宣言援助中國、菲律賓、緬甸、越南、馬來亞等建立「獨立和平等民主的國家」嗎？他們所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不是正和美國金蟻軍事法西斯政權今天推行的太平洋政策非常相像嗎？今天如果要說美國和日本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那麼，這絕對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本質不同，而只是當時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還不敢如今日之美國法西斯帝國主義這樣公然建立更多的軍事基地來包圍蘇聯——這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堡壘；還不敢如今日之美國法西斯帝國主義這樣大規模地武裝起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及太平洋數千島嶼，建設起專供美國獨佔大資本家和軍閥任意取求的新式殖民地；還不敢如今日之美國法西斯帝國主義這樣公然大膽宣言：「我們到那裏去，不關任何人的屁事；我們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

如果說，有如二次大戰前世界公論所說，金蟻寡頭大獨佔資本發展到最高階段，必然是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正確的話；如果說當時公論：法西斯制度發展到最高階段，必然是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已由這次大戰證明的話；那麼，今天美國金蟻寡頭大獨佔資本之更高度的發展，今天美國法西斯反動派和軍閥主義理論與行動的空前活躍，今天美國大獨佔資本家、法西斯反動派和新興軍閥們結合成的統治階層的瘋狂活躍，今天美國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侵略備戰及挑戰行動，如果再不加以有力的打擊，怎能不引起絕滅全人類的戰爭呢？所以我們爲了遠東和中國，固然要反對美國這種新的「大東亞」政策，爲了世界全人類未來的和平幸福，更應該迅速結成全世界人類的和平民主統一戰綫，共同粉碎這新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瘋狂的侵略政策。

託管制與美國太平洋基地

梁純夫

在今年一月的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中，託管問題曾喧鬧一時。在開會之初，倫敦方面曾傳出消息，說英國將慷慨地把所有前國聯的委任統治地移交聯合國託管。可是一月十七日貝文在大會演說中，只宣佈願交出非洲的坦甘尼加、喀米隆、吐魯蘭三小塊不毛之地，並且還聲明：「各該委任統治地之人民與全世界均應知悉，在託管制之最後目的（即自治或獨立）能以達成前，現政權仍將予以維持」。

這一宣佈當然使世界人民，特別是殖民地人民，大失所望。可是英國保守派的報紙却將這事描大加渲染，竭力替英國的帝國主義辯護。新聞紀事報評論員巴特萊說：「吾人希望前時一般斥責英國為帝國主義之美國人士，今日應以貝文之宣示與杜魯門總統所稱太平洋島嶼應受美國單獨託管一節，互相比較。此輩對於英國批評之人士，如經吾人反問，美國所云單獨託管與舊時併吞手段有何分別，則英國可由此得到寬恕」。

巴特萊說這話雖然是爲英國的帝國主義辯護，對於美國却並沒有一點冤枉。

原來美國的新軍閥們藉口保護西半球的安全和防止侵略，對於太平洋航路上一些重要根據地（包括前屬日本的委任統治地如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和馬里亞納羣島等，以及原屬日本的鐵路與地如琉球羣島，小笠原羣島和琉球羣島等）早懷野心，但是礙於大西洋憲章不作任何領土要求的原則，不敢公開把這些島嶼併入美國的版圖，便轉灣抹角，想出一種單獨託管的辦法。

託管制度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所施行的「委任統治制」。那本是帝國主義者們瓜分殖民地的權宜辦法。在那次戰爭結束後，戰敗國如德國和土耳其，在非洲、近東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便使用這種「委任統治」的方式，在幾個主要戰勝國之間加以瓜分了。分得這些土地的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和日本。土耳其在近東的屬地伊拉克、巴勒斯坦和約旦歸英國統治，敘利亞和黎巴嫩歸法國統治，德國在非洲的屬地分由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南非聯邦統治；德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分由日本、澳洲和紐西蘭統治（赤道以北歸日本，以南歸澳洲和紐西蘭）。這樣一種瓜分，是在美國參戰以前由英法和英日之間的密約預先規定了的，因此美國沒有得到任何土地。

威爾遜總統當時曾提出戰後和平原則十四條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調整各國殖民地」和「解除國際經濟障礙」。這也是美國參戰的主要目的。可是「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制使美國大大地失望，它既沒有把美國所最需要的太平洋島嶼交給它統治，也沒有開放其它委任統治地的商業門戶，使美國可以自由進出。這大概就是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的一個實際原因。

由於這一經驗教訓，在去年舊金山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中，美國便首先提出了一種國際託治方案，以代替舊國聯的委任統治制。這方案跟以前的委任統治制有兩點重要的分別：首先，它把應交託管的土地分爲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兩種；其次，它認爲戰略區域應由受託管國設置軍事防

察，直接向安全理事會負責，而不受託管理理事會的牽制（避免外國的監督與調查）。至於所謂非戰略區域，即經濟區域，却應直屬於大會下的託管理理事會，由各國共同監督，聯合國各會員國在這裏有平等的商業權，不得有經濟歧視。

美國的這一方案，實際上是一箭雙鵰的大圖套。因為美國從日本手裏得來的所有太平洋島嶼，都被認為是戰略區域，而應交美國單獨託管，由美國單獨設防，不許外人過問。這樣，在託管制的掩護下，所有這些島嶼便都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了。在另一方面，其它的非戰略區域，一旦門戶開放，商業和機會均等，對美國是絕對有利的。因為以美國今天的雄厚資金、工業技術和過剩生產品，沒有別的國家能競爭得過它。經過相當時期，所有這些地方便都實際上成爲美國的殖民地了。

一一

在大西洋會議時，羅斯福本來有意使這次戰爭成爲清算殖民地制度的戰爭，因此他會頻頻警告邱吉爾，美國不是爲了替大英帝國恢復它在遠東的殖民地而參戰，後來並且公佈了「大西洋憲章」以昭示世界。但是由於事實上的困難，三國領袖在雅爾達會議中便商定以國際託管制作爲解決殖民地問題的一種過渡辦法。當時擬定應置於這一制度下的領土有下列三種：（一）舊國際的委任統治地；（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從敵國割離的領土；（三）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的領土。這第三類領土，可以包括現行的所有殖民地，如法屬越南和英屬緬甸。

因此在舊金山會議中，蘇聯會力爭託管的背後目的應使受治理的人民獲得完全獨立，同時使蘇聯和中國兩個非殖民地大國也充任託管理理事會的常任理事，以監督這一最後目標的完成。

可是在今年一月的聯合國第一次大會中，當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催促各大國迅速將有關土地移交聯合國託管時，竟沒有人加以響應，致使託管理事會在當時成立不起來。

這原因是很簡單的。託管制以扶助殖民地人民的獨立為目的，並且要受非殖民地國家如蘇聯和中國的監督，這是完全違背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的。因此英國以美國實際兼併太平洋島嶼日本的島嶼為藉口，自己也不肯把土地交出國際託管。而在美國方面，三十七萬五千萬美元的借款已經把英國所有殖民地的經濟壁壘衝破，再也用不着託管制的非戰略區域的辦法了。

那麼，現在英美為什麼忽然着急起來，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主張迅速建立託管制度，反而說蘇聯妨礙這一事情的進行呢？

讓我們先看看英國的計劃。首先，英國這次提出託管的，仍然是華洲三小塊不毛之地：坦甘尼加，吐魯爾和喀米隆。其它稍較重要的領土，如外約但和巴勒斯坦，英國要宣佈它們的「獨立」。當然，英國這種慷慨大度，只是為着避免把這些地方交出國際託管。「獨立」已經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的新花樣了。我們會看見菲律賓被允許「獨立」，印度被允許「獨立」。但是這些地方在「獨立」之後，立刻便成為英美軍事上更堅強的根據地和經濟上更方便的被剝削者。外約但和巴勒斯坦的「獨立」，當然比菲律賓和印度的獨立更加不如了。

其次，英國說要在這些不毛之地「保障聯合國及其國民關於社會、經濟、工商事務之平等待遇」雖然令人笑脫牙齒，也總算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可是接濟便把真面目冒露出來了。計劃書說：「此三地之和平秩序，善良政府及防務應由英國負責，以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總之是之故，英國在該三地內應有立法、行政及司法之全權，並得在該處設海陸空軍基地，建立要線工事，派駐並使用英國軍隊，以及採取英國所認為必要之一切措施。」

因此，這些所謂「託管地」跟外約但等的所謂「獨立」，唯一的差別是這裏並沒有商業可經營，不妨來一個「平等待遇」。至於巴勒斯坦和外約但等，除了可以作軍事基地之外，還有一些石油之類的經濟權益，就必須用「獨立」的招牌封鎖起來。因為一個獨立國，是可以只跟英國訂立特惠條約，而拒絕與其它國家來往的。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政策發展到「獨立」的階段，是奇妙得不能再高妙了。

無疑地，英國已經準備把能夠交出來託管的屬地都變成美國方案中的所謂戰略區域，以保留它的政治和軍事控制權。其他非戰略區域，即經濟區域，便都讓它們「獨立」了。

美國在太平洋從日本手中得來的許多島嶼，很少有經濟價值的，因此它就更放心交出來託管了。不過美國現在這樣急於要成立託管制度，另外還有更重要的理由。

原來美國的新軍閥們從來不把大西洋憲章或聯合國憲章放在心上。他們佔領這些島嶼之後，便積極建築防禦工事，把它們變為美國的永久軍事基地。他們認為可以不顧一切地把這些島嶼併入美國的版圖。他們的目的是盡人皆知的，他們自己也並不隱瞞，就是準備對蘇聯作戰。

他們會壓迫國務院接受他們的意見。但國務院究竟是辦外交的，它知道這種辦法違反聯合國憲章。此外它還有一更大的顧慮：假如蘇聯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從這些地方提一二島嶼來交國際託管，那時候美國所苦心經營的整個太平洋防禦基地體系，不是宣告崩潰了嗎？因此總明的國務院便趕快把它們提到聯合國大會去，替這些美國經營的基地取得合法地位，既可以滿足新軍閥們的野心，也不違背聯合國憲章。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國擁有絕對的多數票，蘇聯又沒有否決權，任何美國的方案都可以獲得通過的。

國際託管制度的原意本來是解決殖民地問題的一種過渡辦法，可是經過英美政治家的高妙手

廢這番擺佈，便成爲新戰爭挑撥者們建立反蘇軍事基地的掩護物了。

蘇聯對於這種發展當然是不能熟視無睹的。據說它將設法把這問題轉移安全理事會去（蘇聯在這裏有否決權）。它這樣做也是有理由的，因爲照憲章的規定，戰略區域是爲國際安全而設置，應受安全理事會的支配。關於某一地區應交誰管治，單獨或共同管治，以及管治的具體辦法，蘇聯是有絕對發言權的。

（十一月九日）

美國海軍的擴張

海軍少將E·施威德作

尚 天 譯

海上力量的新的對比的問題，在戰後美國對外政策中佔着很顯著的地位。在美洲大陸沿岸的海岸上，美國的勢力比較強大，這使美國一些最最有侵略野心的份子存了更進一步向遠處擴張的企圖。

這一類的擴張的說教，我們都可以在出版物上找到，——祇要提出喬治·威勒的「海外基地」一書就夠了，——此外，還有在海軍界的代表以及某些政治家的言論中也可以找到。不久以前，海軍上將海爾賽為美國船舶要求「它們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的權利。在他之前，胡佛這位美國主義的辯護者，在一次對海軍軍官發表的演說中，主張美國要保留她在戰時所奪取到的太平洋各島嶼，「以便保衛美國人民」。

「這並不是帝國主義，」胡佛說，「我們所關心的不過是自己的國防和保障和平以反抗侵略。」

譬如，一九四六年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的觀察者約瑟夫和斯蒂華的論文，顯出有些人對於必須準備「國防」和「防衛」侵略的界限的概念想得多麼遠。他們寫道：

「在研究軍事計劃的時候，必須將力量最大的敵人預定做潛在的敵人。」

不難看出，所有這一切擴張企圖的擁護者所說的不是別的，而正就是暴力政策。不能不承認，有許多事實證明，在那些所謂「美國國防計劃」中正存在着不少這一類的野心。這反映在海軍機動戰略的構思和艦隊國外遠航的目的中。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海軍已經和全世界最強大的不列顛海軍並駕齊驅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海軍將其他一切強國的海軍力量遠遠地拋棄在後面而佔據了第一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實現了「Second to none」(即和任何一個最強大的艦隊平等)的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則實現了大不列顛的「Two Powers standard」(即強於最強大的兩個艦隊聯合起來的力量)的原則，而且甚至於也許強於最強大的三個艦隊的力量——「three powers standard」。

戰爭的結束，對於美國海軍的數量並沒有引起什麼顯著的減少。所實施的不過在艦隻中「肅清」了衰老的各級艦隻，有許多正在建造中的艦隻則仍舊繼續建造以底於完成。

據杜魯門總統的聲明，甚至在所謂海軍「復員」之後，「美國仍將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不論是在數量上，或者是在艦級分配上，美國的這種海軍決不是預定爲了完成防禦的任務，還是帶着表現得很明顯的攻擊的性質，祇要說下面這一點就夠了：美國的全部航空母艦，一次可以奉命裝運飛機五、〇〇〇架以上，而且其中並可以包括麥馬達的遠航程的轟炸機。

自從在海軍方面佔第一位之後，美國現在正在努力建立「美國基地國際聯繫網」——尤其是

空軍基地。基地的地理上的分佈和數量，是美國國會陸海軍各委員會的許多「報告」，「全美防禦會議」的報告和軍政界人士的言論的主題。所有這一切資料，照例總是將歸入美國基地網的航空軍基地分成兩條「防禦」綫：外圍（最前）的「防禦」綫和內圍「防禦」綫。

外圍（前衛）的所謂「防禦」綫，在大西洋方面包括冰島，大不列顛，亞索爾羣島，卡那爾羣島和法爾克蘭羣島；在太平洋方面包括阿留申羣島，馬里亞納羣島，卡羅林羣島，曼奴斯島和澳大利亞基地，據點和無綫電台的總數，在大西洋上要達二二八個之多，在太平洋上要達二五八個之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防禦綫」現在不是沿着美洲大陸沿岸兩大洋上，而是擴展到了兩大洋的另一邊，離開美國本土有一萬至一萬二千里之遙。

現在我們來看看美國「前衛」（外圍）海軍基地網的情形。在這一數目中，有四十個基地是屬於「前衛」的，其中計在太平洋上有二十七個，在大西洋上有十三個。這些基地在性質上分成「經常性作戰基地」，「有限性作戰基地」，「修理基地」和「空軍基地」（這也分成作戰，修理和供應等等的基地）。

太平洋上指定要保留和設備的經常性作戰基地計有十二個：

- (一) 柯迪亞克島——阿拉斯加，
- (二) 阿達赫島——阿留申羣島，安德萊恩羣島，
- (三) 夏威夷島，
- (四) 巴爾波亞——巴拿馬運河太平洋入口，
- (五) 關島——羣班——馬里亞納羣島，

(六) 小笠原羣島——琉球羣島，

(七) 琉球羣島，

(八) 馬奴斯島——阿德米拉爾蒂羣島，新幾內亞的北方，

(九) 土士塔維塔維島——菲列濱羣島，婆羅洲的東方，

(十) 蘇比克——菲列濱羣島，馬尼刺附近，

(十一) 雷伊泰島和薩馬島——菲列濱羣島，

(十二) 普愛爾多·普林賽斯——菲列濱羣島和婆羅洲之間的巴拉法島。

有限性作殿基地有十個：

(一) 迦拉巴哥斯羣島——南美洲西北岸，

(二) 阿多島——阿留申羣島，

(三) 約翰斯頓島——夏威夷羣島西南，

(四) 中途島，

(五) 威克島，

(六) 薩莫亞羣島，

(七) 愛尼維多克島——馬紹爾羣島，

(八) 瓜吉倫島——馬紹爾羣島，

(九) 特魯克島——卡羅林羣島，

(十) 巴勞羣島。

空軍基地五個：

- 〔一〕荷國港，——阿留申羣島，
 - 〔二〕費匡克斯羣島（鳳凰城），
 - 〔三〕巴爾邁拉島——夏威夷羣島之南，
 - 〔四〕馬祖羅島——馬紹爾羣島，
 - 〔五〕烏魯羣島——馬里亞納羣島西南。
- 大西洋上有經常性作戰基地六個：
- 〔一〕阿根多亞——紐芬蘭，
 - 〔二〕柯柯——索羅——巴拿馬運河大西洋入口，
 - 〔三〕關塔那摩——古巴島，
 - 〔四〕波多一里哥島，——在西印度羣島，
 - 〔五〕維克斯——維爾亭島——波多一里哥島之東，
 - 〔六〕特里尼達德島。
- 供磨基地——在伯爾慕他羣島上。

基地有六個：

- 〔一〕聖湯麥斯島——波多一里哥島之東，
- 〔二〕安蒂瓜島——在西印度羣島，
- 〔三〕喬治湯——英屬圭亞那，
- 〔四〕大埃克薩馬島——巴哈馬羣島，
- 〔五〕牙買加島，

(六) 聖他路西亞——安蒂里羣島。

此外，大西洋兩岸規定有十八個前衛空軍基地，其中有個作戰基地；

(一) 羅斯福·羅茨——在波多里哥島，

(二) 柯柯—索羅，

(三) 阿根多亞，

(四) 伯爾慕他羣島，

(五) 聖約翰——在波多里哥島，

(六) 關塔那摩——古巴島，

(七) 特里尼達德島，

(八) 阿索爾羣島，

(九) 里奧蒂港——摩洛哥大西洋沿岸。

有三個供應基地在冰島和格陵蘭；六個基地：

(一) 聖湯麥斯島，

(二) 安蒂瓜島，

(三) 牙買加島，

(四) 大埃克蘇馬島，

(五) 喬治湯，

(六) 聖他路西亞島，

所以，美國實際上已經實現了威勒的計劃，這一位威勒會在他自己的書中寫道：

「現在的戰爭授給美國人這樣一個教訓：全世界經常性的基地網是必需有的。」
海軍基地表指出，太平洋上的數量最多。其中有許多同時並且是空軍基地。

上面所提到的太平洋中的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多是不存在的。這都是戰前美國海軍基地網（主要是分佈在美國本國沿岸）的補充。

新基地表指出，其中有一部份分佈在美國領土之外的地點。太平洋上譬如以前屬於日本的琉球，硫磺，小笠原，巴勞各島，馬紹爾，馬里亞納和卡羅林諸羣島，還有迤拉巴哥斯羣島（厄瓜多爾領土），巴爾迪拉島，費匿克斯羣島等等。大西洋上有以前屬於英國的冰島，格林蘭，阿索爾羣島和里奧蒂（摩洛哥）。

大西洋上，早在戰爭之初，大英帝國就已經將下列島嶼和領土借給美國九十九年以供建築海空軍基地之用：紐芬蘭島上的阿根多亞（海軍，陸上空軍和水上空軍基地），特里尼達德（海軍，陸上空軍，水上空軍和飛船基地），巴哈馬羣島上的大埃克蘇馬島（陸上空軍和水上空軍基地），安蒂瓜島（陸上空軍和水上空軍基地）。此外，戰時美國在冰島和格陵蘭設立了空軍基地和氣象站。

爲了達到更進一步在許多分佈美國領土以外的基地上建立基地，美國在戰後時期中和英國進行關於將太平洋上的克里斯麥斯，法那隔蒂和費匿克斯各島嶼上的主權授予美國的談判（這些島嶼戰時已設立美軍基地），和葡萄牙進行關於阿索爾羣島上的海空軍基地的談判，和厄瓜多爾進行關於在迤拉巴哥斯羣島上建立基地的談判，和古巴進行關於達那摩的談判，和巴拿馬及非列濱進行關於在雷伊泰羣島和薩馬島上建立大型航空母艦和主力艦基地以及在蘇比克建立潛水艇基地的談判。

美國特別努力的去秘密當大西洋（冰島，格陵蘭，法雷爾羣島）和太平洋（加拿大）北部的所謂美「北方入口」空綫上的巨大的空軍基地。爲了防禦來自北方的「威脅」，美國竟要採取這樣驚人的方策；實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在和平時代企圖保留的海空軍基地表指出，這些基地決不是爲了防禦美國大陸而設立的；其中最遠的基地分佈在亞洲大陸（沖繩島）和歐洲大陸（冰島，格陵蘭）的接近的入口處。如果這是「防禦」，那麼什麼是「進攻」呢？非常明顯，依照美國管制前日本委任統治各島的計劃草案，聯合國機構的管制是不達到這些島嶼的；所以，美國之企圖保留「基地秘密」，是不言而喻的。

海軍演習的計劃和區域指出，美國的戰艦和飛機將在嚴格的北極的條件之中作戰門的運用。例如，一九四六年春天，曾經調派最新的「法蘭克林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到格陵蘭附近的海洋上去進行作戰的準備，而在夏天，又曾派了五艘潛水艇到白林港去。

戰後時期還有一個特點是加強艦隊和單獨的艦艇在別國領海上的航行。如果我們留心戰後時期歐洲各國會談美國軍艦在戰後訪問過的港口，就可以看出，歐洲地圖全部都被美國花旗所包圍了。據美國報紙說，駐在歐洲領海上的美國海軍，最近遵照國務院的指示而增強了，「以便實現增強美國外交陣地的計劃。」

在航行的時候，美國軍艦研究歐洲邊境的海口（他們訪問挪威，丹麥，瑞典，土耳其，希臘等國的港口），我們可以回憶，美國艦隊曾經在特里埃斯特和比萊集中過，「法蘭克林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上曾有一二三架飛機到雅典上空示威，最強大的「米徹里」號戰艦曾經利用「運送」故世的土耳其大使的遺體的「理由充分」的藉口以駛入博斯普羅斯。

美艦橫行在那些和美國國防毫無關係的海洋上（地中海，波羅的海，挪威海）。有些美國海軍將士徒然想爲這種政策辯護。海軍上將海爾賽所發表的言論，甚至美國記者們也不得不寫做是「狂言」。

加強進行準備預定的戰爭橋頭堡的另一方法是派軍政代表到外國去；如海軍部長福雷斯多和空軍將領杜立德之訪問瑞典，海軍上將海爾賽之考察拉丁美洲各海港，由幾位海軍將士組成的委員會之研究歐洲許多海港等等。

關於美國戰後政策的特徵，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保持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海軍，努力在離開本國海岸很遠的別國海岸線上取得海軍基地，企圖在和平時期就在別國的港口中開進自己的海軍和「任何時候我們要派到什麼地方去」就派到什麼地方，——這一切和聯合國機構的理想是毫無共通的地方的，這一切對於祛除和平的威脅是毫無裨益的。

美國想在全世界建立基地的傾向，證明美國政治中世界霸權的野心，正在日漸高漲。然而最近開過去的世界大戰的經驗指示，在現代的條件下，這一類政策命定是與破產的。

關於非敵性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

多爾巧諾夫上校作

草

吳譯

駐軍非敵性國是合法的嗎？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會蘇聯代表奉蘇聯政府命令提出一項建議：安全理事會應要求聯合國機構各會員國向其報告各該國駐在聯合國或，其他非敵性國領土上的武裝力量及海空軍基地之情況。

這一問題提出的必要起於一些衆所周知的是以引起全體愛好和平人士不安的事實。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歷程中，蘇、美、英三大強國的武裝力量，爲了軍事上的必要，曾派駐許多國家領土。蘇維埃聯邦在該項必要消失之後，就召回自己的軍隊，除了那些駐紮在前敵性國領土上及爲保護這些佔領軍通至蘇聯的交通綫而留下的軍隊之外。可是兩個盎格羅薩克遜國家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它們不僅沒有召回它們在非敵性國領土上的軍隊，而且，反而在戰爭結束之後，在許多場合增加駐軍的數目，擴展自己的海空軍基地。

大概，正是爲了這個緣故，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上的建議遭到了全部英美反動報章的攻擊，權力政治的譏諷者首先企圖把蘇聯建議的真正意義，用各種方式來加以曲解。這樣，就有一部分觀察家提議「擴大問題」，要求在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報告裏，包括全部國外軍隊的數目，甚至連聯合國機構各會員國的全部武力都包括在內。

他們還企圖用同樣狡猾的手法，把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攪在一起：一方面，是戰勝國的軍隊由於軍事上的必要與國際條約的規定而駐紮在前敵性國裏，另一方面，是毫無理由地把軍隊非法統留在友邦的領土上。因爲這一條公理：在和平時期，外國軍隊駐紮在隨便那一個國家裏都是不合法的。經驗告訴我們：外國軍隊總是助長勝國在國經濟、外交、內政以及全部國家生活的一種工具。自然，這種「陸鄰的」關係是完全不同於真實的合作精神與崇高的各民族自由獨立的原則的——反抗法西斯強盜的戰爭就是爲了這些原則而進行的。

全世界還沒有對於至今依舊懸繫在非敵性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的數目和駐在地的正確報告。雖然，從透穿在外國報紙上的一些消息看來，我們也能够窺見這幅危害和平事業的醜惡的圖畫的大概，但絕不是畫面的全部。

印度尼西亞領土上的英荷軍隊

在日本投降之後，英國與荷蘭的軍隊就在印度尼西亞登陸。他們原來的目的是解除日軍部隊的武裝和遣送當地的歐洲人歸國。如果是爲了執行這項任務，自然是不會遇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行爲的——然而，印尼人民爲什麼需要日本的掠奪者和荷蘭或是英國的農場主呢？不過英荷軍隊一開始就迅速地用強暴的方式來恢復荷蘭的殖民統治，這立刻消除了一切關於它們在印度尼

西亞駐軍的真正目的的猜疑。

八月十七日，那在反抗日本佔領著的流血鬥爭中所誕生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屆滿了一周歲。可是在這受欺凌的不幸的國家裏，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和平。十萬光景的英國佔領軍在空軍和海軍配合下對付着七千萬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後者的唯一「罪狀」是在於合法地企圖獲得民族獨立。英軍司令部是根據什麼國際權利而在印度尼西亞領導掃射無辜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焚燒他們的城市和鄉村呢？全世界人士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已經白白地空等了一年了。

希臘領土上的英國軍隊

同樣的情形，英國在希臘的駐軍也是沒有理由的。照「每日快報」的統計，英國在希臘的駐軍數達五萬人，根據其他方面的消息，這個數字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請問：外國軍隊是根據什麼權利而去佔領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而況這國家的人民在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還曾經作過不少的貢獻？在這種場合，英國的統治集團總是說，已獲得希臘政府的同意，甚至說是應後者的請求的。不過，我們該記得，弗朗哥將軍也會經堅決地請求過派遣德意兩國的軍隊到西班牙去的！但，這並不是說，弗朗哥的要求是合乎西班牙人民的願望的呢？是不是說，滿足他的要求是可以促進和平與安全的呢？

近兩年來英國的佔領，把希臘引導到了恐慌和崩潰。僅僅藉了英國的刺刀的助力而執政的希臘政府是沒有得到任何人民大眾的支持的，它不僅消滅了國內基本的民主自由，而且把希臘變成爲英國的殖民地。

希臘「希美日報」駐美記者戴里巴拉斯蘇，關於希臘的悲劇性的情況會作這樣的描寫：

「不幸的希臘人民正在忠實地繼續爲自由而鬥爭，他們今天處在賣國的皇黨份子集團的奴役之下，——這些皇黨份子原是邱吉爾徒黨陰謀的可惡的執行者。」

雅典的冒險家爲了執行新戰爭的挑動者的陰謀，不斷地煽動自己的隣邦——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製造巴爾幹安全與國際和平的威脅。而英國軍隊的佔領希臘正是這種威脅的開端。

埃及領土上的英國軍隊

大英帝國在阿刺伯東方各國集中了大最武力。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英國首相艾德禮在下院宣稱政府決定撤回埃及駐軍。然而，此後的英埃談判顯示英國的統治集團完全不預備實行這一項諾言。爲了平息輿論起見，英軍司令部從開羅撤退了一小部份軍隊，同時把他們調到蘇彝士運河區去。不過，這種把軍隊從國內的一點調到另一點上去，自然是騙不了人的。英國所唯一作爲在埃及駐軍的根據是一九三六年的英埃條約。根據「紐約泰晤士報」訪員自開羅來的消息，英國在埃及駐軍的數目大得簡直比條約所規定的要多上十倍。照某些外國報紙的統計，在埃及，不列顛的軍隊現在在四萬以上，另外一些統計說他們靠近二十萬人。

伊拉克領土上的英國軍隊

讓我們來透視一下伊拉克的畫面吧！據「紐約泰晤士報」那位記者的報導，英國在該國的駐軍數目最近是大大地增加了。英伊條約只允許英國在伊克拉保有一座空軍基地，以及爲保護基地

所必要的軍力。然而，誰也不會不知道，大不列顛已經把整個伊拉克轉變成爲一座有力的軍事基地。照外國報紙的統計，不久之前在伊拉克會有四五萬不列顛軍隊，而現在，由於英國與印度的部隊集中在巴斯拉和伊士邊境，他們的總數還要更大些。

巴勒斯坦領土上的英國軍隊

徒然地爭取過民族獨立而實際上只獲得一個空頭獨立的巴勒斯坦，還有外約但，都可以認爲是英國在近東的前哨，威脅着鄰邦以及其他的國家。在一個居民不足三十萬的，小小的外約但裏，倒有十五萬光景的英國兵士和軍官以及幾萬地方部隊。據外國報紙的消息，巴勒斯坦集中了六——八萬的英國軍隊。黎巴嫩的「電訊報」不久之前曾寫道：

「離開我們南部邊境幾里遠的地方，駐紮着兩支龐大的英國軍隊：一支在巴勒斯坦，另一支在外約但。爲什麼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代表敢高聲在國會呼喊：由於這兩支軍隊的到來，黎巴嫩的獨立受到嚴重的威脅了！」

順便讓我們來指出一下：英法兩國關於自黎巴嫩撤退外國軍隊的協定完全沒有執行。直到現在，爲了「清理事務」，黎巴嫩還留有一羣英國軍官和兵士。至於敘利亞呢，從外國的報紙上透露出來一些消息，說英國在那邊保有一個空軍基地，在那個基地上工作的人員有幾千個。此外，根據大馬色的「阿爾·克薩特」報的報導，在敘利亞居住着許多穿便服的英國軍人，而那些現在充任商號代表的退伍軍人還不算在內。

土耳其領土上的英國軍事基地

如果我們不提一提及英國在土耳其的基地，那末英國在近東駐軍的畫面還是不完整的。蘇聯的報紙已經報導過：在黑海海灣地區存在着英國的軍事基地，在土耳其的軍隊裏，有英國的教官，而且英國正以軍需品供給土耳其。倫敦企圖駁覆這些報導，可是沒有成功，事實上這更證明了這些消息的可靠性。可能，在黑海的門戶斯坦埠區，也有英國的軍事基地存在，有人把這描寫成爲荒唐的「帝國防衛計劃」的一個構成部份。可是如果說這是防衛，那末擴張政策和準備實行侵略又是什麼呢？

北歐和遠東各國領土上的英國軍隊

英國軍隊還滯留在北歐的某些國家裏。在冰島，他們保有飛機場和海軍基地在雷克亞維克。在丹麥，直到現在還駐有英國的軍隊。不錯，照丹麥國防部長柏德森的聲明，留在那邊的「至多二百人」。然而，難道這樣微小的數目足以引起像目前在丹麥所散佈的那種堅決的要求外國軍隊撤出國境的呼聲嗎？大家同時知道，英國的海軍現在也還駐紮在丹麥的法羅伊羣島，以及挪威的奧泰文格港。

在遠東方面，有幾千名英國軍隊，當時爲了掃除日軍部隊的武裝與遣送英國僑民歸國而開入法屬安南。看來，就從那個時候起，他們一直留在那邊。在暹羅的領土上也駐有不列顛的軍隊。英國的軍艦在利用着中國的海港青島和廈門。

除了上述各項之外，還有一點要補充，這正如美國的「遠東民主政治促進會」所指出的那

，大不列顛在印度駐軍的數目較之一九三八年要增加三倍。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人民又怎能信任倫敦對於他們祖國的意圖是誠實的呢！

中國領土上的美國軍隊

美國也像大不列顛那樣，在戰爭結束之後，依舊在非敵性國的領土上駐紮着自己的武力，而且在許多場合，還在加強自己的地位。

在中國，有一大批美國的軍隊駐紮着。那邊建有控制全中國的空軍基地網。這種基地在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地方都有存在。美國的海軍在中國的青島和上海都有根據地，青島還設有美國第七艦隊的司令部。根據「新民晚報」的消息，青島駐有三萬以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華盛頓政界方面一定會感到非常尷尬，如果要他們解釋，爲了什麼美國軍隊該駐留在中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國家。不過，這種政策的實際後果却是大家所深知的。民主的報紙早就暴露了美國軍隊在最近幾月來由中國反動派所煽動的內戰中所担任的真正任務。供給國民黨軍隊武器和各種軍用品，由美國教官訓練國民黨軍隊，用美國的運輸艦運送軍隊到作戰地區——這一切就是美國軍隊直接參加反對中國人民主力量的鬥爭的各種形式。

由於美國的干涉，內戰的火線正在中國熾燃着。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現在有二百零六師的國民黨軍隊——他們的總人數達一百七十四萬，佔全部國民黨軍力的百分之八十六，——在對付人民的民主軍隊。參加作戰的還有十分之九的軍艦和全部飛機，這些軍艦和飛機都是國民黨從美國方面弄來的。美軍駐華和他們干涉傅大盟邦內部事件的結果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把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部事件的意義僅僅限制於兩國相互關係的範圍裏，那是不對的。加上美國當局在遠東——日本和朝鮮——的許多其他行爲，美軍的駐在中國，正在製造紛亂的局面，同時並且正侵犯着東亞全體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中國的「文匯報」在描述美國對華的政策時寫道：

「第一，這說明英國已拉下它自己的面具，暴露了它那種武裝干涉中國內戰的眞正面目。第二，這說明美國並沒有把中國看作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把它放在非列賓同等的地位。第三，這說明美國顯然已放棄了幫助建立一個民主的和強大的中國的神聖主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僅中國的內戰因此可能進行，而且遠東的和平也將受到實際的威脅。」

非列濱領土上的美國軍隊

照「紐約郵報」的統計，非列濱現在有九萬美國兵，同時還在徵募二萬五千名的非列濱軍隊。該國最重要的飛機場和海軍基地，包括非列濱首都馬尼拉在內，都在美國當局的手裏。正如每一個駐有外國軍隊的地方那樣，非列濱也有武裝的鬥爭。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執政的羅哈斯政府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對付人民大眾。這些人民大眾是由前抗日戰爭時期的海陸軍所領導的。

美國武力的世界基地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程中，美國的武力在全世界各個最重要的交通線，在所有的大陸和海洋上建立了大發的海空軍根據地。其中大部分都在不列顛帝國的領土上。在大西洋方面，美國擁有下列的英國的基地：安蒂瓜島，特里尼達德島，牙買加島，貝慕他羣島，哈里法克斯，聖約翰（紐芬蘭），喬治湯（英屬圭亞那），拉勃拉多爾；還有阿索爾羣島上的葡萄牙根據地聖。瑪利亞。在太平洋方面，美國人在英國的峇比克羣島、澳洲的達爾文與墨爾本港與馬奴斯島上擁有基地。在近東方面，美國的空軍基地遍佈於古威特，巴赫倫羣島，巴斯拉和莫蘇爾（伊拉克），貝魯特和大馬色（敘利亞）。

在法國的空軍基地中，美國軍隊佔有非洲的阿爾及耳，波恩，卡薩勃蘭加，馬拉開可和達卡兒，小安蒂爾羣島（瓜台魯普和馬蒂尼克）與卡英納（法屬圭亞那）上的基地。

其他非敵性國家領土上的美國軍隊

在別的非敵性國家裏，像印度和利比里亞也有美國軍隊的駐紮。在埃及，美國擁有南平光景的軍隊，官方所宣佈的駐紮原因是爲了保護軍用物資。根據本年八月三十日「星期」雜誌的報導，曾經有幾個美軍分隊進入土耳其，同時並未表示有離開這個國家的意向。

美國駐軍地中海流域的意向

事實顯示，美國的某些集團，在戰後對於地中海流域，尤其是對於它東部地區的注意已大大

提高。這一點不僅反映在經濟侵入的形式裏，而且也表現在某些軍事措置上，像美國軍隊之駐紮在許多近東國家裏，以及海軍的艦艇集中在地中海上海上都是。這一類行動的意義是很清楚的。不久之前，著名的美帝國主義的歌手華德·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

「在土耳其國境外和接近土耳其的地中海東部地區是一個最適當的地點——從那邊，美國可以用建立自己海空軍威力的方式來促醒與迫使蘇聯進行整個調整國際問題的談判。」

很容易瞭解，李普曼的所謂「整個調整國際問題」，就是遵照美國的意志來解決各項問題。所以，如果說英帝國主義的發言人還企圖用什麼「保衛帝國」的外衣來掩飾自己的計劃，那末美帝國主義的執行者可就連這種掩飾也不要了。他們完全赤裸裸地洩露了美國建立世界統治的計劃。達成這項計劃的方式就是在與美國國防毫無關係而且是對於其他國家，首先是蘇聯的防務却具有直接的關係的地區上「建立海空軍威力」。

冰島和格陵蘭的美軍

其次，在北方，美國的軍隊直到現在還駐留在冰島的領土上。冰島當局曾經明白地提醒過美國，叫他們遵守在戰爭結束之後立刻撤離該國的諾言。美國堅決地懇請冰島政府同意在平時保有美國的基地，可是却被斬釘截鐵地拒絕了。然而，不願冰島與論界的有力抗議，美國直到現在依舊佔有雷克雅維克的軍事根據地，而在那邊工作的美國兵士和軍官足足有一千人光景。在丹麥的

格林蘭島上，美國人也設有空軍根據地。

拉丁美洲的美軍

在拉丁美洲，美國軍事根據地的數目特別大；這些根據地，美國曾經在戰時利用過，而直到現在依舊還保有着。這些根據地，像一條鏈似地循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沿岸而伸展開去，把整個南美洲都包圍住了。美國佔有着下列各處的基地：馬拉開波和卡拉卡斯（委內瑞拉），貝來姆，拿泰拉，福爾泰來查，聖·薩爾瓦多和里奧·特·熱內盧（巴西），蒙德維多（烏拉圭），布諾斯·埃爾斯（阿根廷），聖·弟愛哥（智利），利瑪（秘魯），卡里（哥倫比亞），以及在瓜地馬拉，墨西哥，巴拿馬和古巴等地。企圖不顧中小國家的抗議而保有拉丁美洲的這些基地——這也是美國戰後政策的特徵之一。

駐軍非敵性國是帝國主義權力政策的反映

由於這些事實，我們不能不同意「紐約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記者雷斯頓的話，他說，英美兩國軍隊駐在地一覽表「像是一部地理辭典」。真的，直到現在為止英美軍隊非法佔領的地點是遍佈於所有的大陸和海洋的。

不論那裏，凡是盎格羅薩克遜列強的軍隊爲了「恢復法制和秩序」而到臨的地方，那邊就立刻發生分裂，紛亂，內鬨，武裝衝突，以至烽火蔓延，無辜人民的鮮血遍地。正如希臘神話裏所說的那樣，弗里家國王米達斯能够把他所觸到的一切變爲金子，英美軍隊的駐紮也必然要把和平的國家轉變成爲紛亂和不安的危險的發源地。

然而，米達斯雖則由於這種非凡的賜予而感到極大的苦痛，不過他却還能變出金子來。至於現代的米達斯，根據各種事實看來，是連這個也談不到了。

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裏所提出的建議是再適合時宜不過的了。非酋性國領土上的外國駐軍是帝國主義權力政策的鮮明的反映，這種政策正在地球上每個角落製造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因此愛好和平的民族對於這種駐軍是不能也不願漠然處之的。

美國反蘇真相

喬木

一 美帝國主義爲什麼「反蘇」

名爲「防止蘇聯擴張」，實則反民族、反民主、反人民——反蘇是反華的煙幕——美帝國主義不僅是反蘇的，而且是反英反法的——名爲「防止蘇聯的擴張」，實則「促成英國的縮小」——對外企圖統治世界，必然地對內壓迫自己的人民——反蘇叫聲的直接目的是反對美國自己的人民——美國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反蘇不是美帝國主義政策的全部內容，美帝國主義政策的真實目的是統治全世界和奴役全人類。

二 美帝國主義「反蘇」的「成就」

陰謀的三部曲——邱吉爾的政治旅行——貝爾納斯的向軍人屈服——英美的「兄弟同盟」和美國的「對蘇強硬」——黑暗的六個月——從伊朗危機到美南事件——

「兄弟同盟」發生了裂痕——英美人民提出抗議——華萊士事件的意義——五大分裂橫貫了英國——工黨議員的「叛變」和貝文的前途——斯大林的兩次談話——爲了十二月的最初一週，歷史工作了一年。

三 美帝國主義反蘇的前途

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是怎樣形成的——謠言的理論和無稽的謠言手摺——
 數軍：孤立原子彈的大攻勢——貝爾納斯的邏輯——李普曼不怕「難以爲情」——
 蘇聯爲什麼在東南歐讓步——倫敦「經濟學者」的擔心——展望德奧和約——太平
 洋遠東問題。

一 美帝國主義爲什麼「反蘇」

有過一個時期，美蘇之間的矛盾被估計得過低了。那是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根據那種理論，在戰後世界的形勢之下，不僅美蘇可以合作無間，而且每一個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和統治的資產階級亦可合作無間。如所週知，這就是有名的白勞德主義。

這種理論不僅是已經在思想上被澈底地清算了，而且也被戰爭結束以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無情地否定了。自從民主國家對德和對日的共同戰爭相繼勝利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戰時奠定的同盟關係不是加強而是削弱了；一年以來，可以說，英美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已經代替了英美和蘇聯在戰爭時的團結。這是展開在眼前的鋼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否認的。

但是，是不是脫美（英）蘇之間的矛盾已經變成當前世界中唯一的矛盾了呢？美帝國主義者

的宣傳家說是是的，根據他們的解釋，美國的世界政策好像是除掉反蘇，沒有其它對象的。

在美帝國主義者的這種無孔不入的宣傳之下，在英美若干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中，却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傾向：把美蘇之間的矛盾估計得過高了。人們真的相信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宣傳，以為美蘇之間的矛盾不僅是當前世界中主要的矛盾之一，而且是唯一的矛盾，美國的世界政策不僅主要是反蘇的，而且，反蘇是它唯一的內容。這樣一來，人們不僅是把整個戰後世界的圖畫歪曲了；而且，更危險的是，這樣一來，人們在不知不覺中上了美帝國主義者的當，方便甚而至于幫助了美帝國主義者實現他們統治世界的企圖。

歷史上有過同樣的事情。

一九三三，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的時候，他說他的政策只有一個目的：反蘇，他是和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但，以後的歷史證明：最初和他勢不兩立而且被他吃掉的是資本主義的西歐，而不是共產主義的蘇聯。是不是說希特勒的目的并非反蘇呢？不是的，他是反蘇的，但他的真正目的應該說是統治全世界和奴役全人類，爲了統治世界和奴役人類，他既反蘇，亦反英美；因此法西斯德國就形成了英美法蘇的共同危險。共同危險奠定了英美法蘇的戰時同盟。

目前美帝國主義者的所謂反蘇政策，在基本上，是和當年希特勒反蘇的叫聲一致的。首先必須明確堅定地指出，反蘇并不是美帝國主義政策的全部內容，相反，美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和奴役人類的狂妄政策在反蘇的旗幟之下，獲得了一種騙人的方便藉口。

世界這樣大，蘇聯所佔的地方不過六分之一，美帝國主義者怎樣能把它在那并非蘇聯的六分之一的土地所推行的政策叫成反蘇呢？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的難題，但美帝國主義者的解答却是非常輕鬆的；他們說，他們在這些地方所推行的政策的目的是防止「蘇聯的擴張」。于是，任何

地方民主力量的進展都被說成是一種「蘇聯的擴張」。防止「蘇聯的擴張」就是撲滅和防止民主力量在全世界任何地區的進展（美國的包含在內）。有人說，美國擴張政策的最大困難是把它任何一地的任何一種的民主運動及其進展，看成是蘇聯的勢力及其擴張；殊不知，他們忽視了，美國主義政策的妙處，卻正在這裏。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有藉口，放手撲滅一切民族獨立，民主進步和人民解放的運動。美國主義的政策不是因為把民主進步的力量看成是蘇聯的影響，而後才反民族、反人民和反民主的；相反，正是因為美國主義的政策在基本上就是反民族、反人民和反民主的；所以它才把一切民主和進步的運動說成是「蘇聯的擴張」的；名之曰「蘇聯的擴張」，其目的不過是爲了便利其「防止」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和結束的過程中，人民的力量和新民主主義的運動在歐亞兩洲有了空前的進展；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東中歐紛紛地建立了起來，亞洲以中國人民爲首亦紛紛地掀起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的怒潮。美國主義者對於這一偉大的潮流是必欲撲滅之而後甘心的；於是他們說，所有這些都是「蘇聯的擴張」，因此，都必須「防止」。舉一例以明這種宣傳激頭激尾的「善性」。

時常我們碰到這樣的可以說是好心腸的美國人。他們承認：中國人民的苦痛是應該同情的，國民黨的政府是壞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改革是合乎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那就是說：美政府幫助國民黨進行內戰的政策是不對的。但是，美國政府有什麼別的辦法呢？美蘇的關係太緊張了，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決定于美蘇關係呀！換句話說：美國的現行對華政策不是沒有一部份理由的，因此，不是完全不可原諒的。

這是一個例子，還有說得更極端的。怎樣說呢：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完全了解，我們的結論

是當政的黨絕對沒有希望；假如中國的地理位置不是在蘇聯的旁邊，中國執行土地改革的政黨不叫共產黨，我相信，美國的政策是定會支持今天這個名字叫做共產黨的黨的。但不幸，中國是和蘇聯接壤，中國的第二大黨又是已經叫做共產黨了。

所有這種說法都表明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宣傳無形中已經起了何等重大的影響。但我們冷靜地想一下：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主要和唯一目的，是不是真的要使中國變成反蘇的軍事基地呢？該斬鐵截鐵的說，反蘇既不是今天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的，更非它的唯一目的。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主要目的顯然是把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and 附庸國，其所以開口「基地」，閉口「反蘇」，不過是爲了方便其進行阻礙和奴役中國的工作而已。這不是說反蘇不是美國對華政策附帶的一部份；這只是說，它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內容，更非其唯一內容。

正因為美國世界政策的基本目的是統治全世界和奴役全人類，它不做在反蘇的名義之下，進行反民族、反人民和反民主的實質，而且勢不可免地要在反蘇的部份對象之外反英、反法……反對全世界美國以外的所有的國家，因爲這些國家的存在，在或多或少成份上，都是妨礙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的建立的。如所週知，由于德日義三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垮台，和法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所遭受的嚴重削弱，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足以成爲美帝國主義的嚴重障礙的只有英國。美帝國主義運用什麼策略來對付英國呢？依然是反蘇，「防止蘇聯的擴張」。

概括地可以這樣說，凡是今天表面上被認爲美蘇利益衝突利害的範圍都是昨天英美利益衝突得最利害的地點；例如東南歐，例如地中海，例如東阿拉伯，例如遠東太平洋，舉目一看，到處皆然。在所有這些地方，美帝國主義者都是這樣對英國說或做的：爲了假想的反蘇的明天，你得稍稍犧牲現實的今天。雖然在基本上，到處是相同的形勢；但這種情況，再沒有比中東表現得

更清楚的了。在這一戰事之前，實際上可以說，在歐亞非的三角地帶的中東，美國是沒有什麼重大利益的；但現在，美國進來了。怎樣進來的呢？防止「蘇聯的擴張」。但真的「蘇聯的擴張」被防止了嗎？這，今天沒有人敢說；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國今天在中東所推行的「防止蘇聯擴張」的現實後果是「加速英國的縮小」。

再舉一例。一九四六年中，關係于英美關係的第一大事，當推六月間成立的美國對英的三十七萬萬美金的大貸款了。毫無疑問，英國的反動份子不是沒有想利用「蘇聯擴張」的假想的共同危險，來求得對英較好的借款條件的；而這項借款之能比較順利地在美國國會通過，也確是很受賜于當時對蘇關係的緊張。但是，美帝國主義者不是因為那莫須有的共同危險，把對英貸款的條件放棄了呢？冷靜地觀察一下，應該說美國這一次對英貸款的條件非常苛刻，在將來的執行上是會產生無窮困難的。當時有不少天真的觀察者，以為這一來，英美之間的矛盾就可以一掃而淨了，但實際的情形是：來日大難，方從此始。美帝國主義者不因共同反蘇的假想目的而放鬆瓦解大英帝國的實際工作，從這一次對英大借款中，不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麼？

對於比較還有一點力量的英國如此，對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不言而喻了。

任何一個對外企圖統治世界的國家，對內必然是壓迫人民的。不僅如此，往往是為了便利于剝削國內人民的民主自由，以完成其軍事法西斯的統治，帝國主義者不惜故意誇大外來的危險，甚至用人工的方法造出各種「危機」，來達到這一國內的目的。反蘇的叫聲對於當年的希特勒會經起過如此的妙用；對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者，亦是如此。假定國際上沒有經常的「危機」，美國的法西斯軍國主義者如何能有藉口一步一步地把一個民主政府的大權奪奪到自己的手裏，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建立廣泛的軍事基地，剝奪美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所已獲得的民主權利呢？從

這一點上說，美帝國主義者一年以來反蘇的叫囂，其直接目的，與其說是反對蘇聯，不如說是反對美國自己的人民。

舉一個極顯淺的例子。前不久，美國的煤礦工人在路易斯的領導之下罷工，在一個號稱為民主自由的國家裏，這不是極端A、B、C的事情嗎？資本家有權提高物價，工人有權要求增加工資。然而我們竟看到了這樣一段消息：貝爾納斯要求杜魯門總統斷然地停止這次罷工，因為，那罷工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威望，他在四國外長會議中已經深深地感覺到這種損害所引起的惡果了。大家想一想，這成什麼話？

再舉一例，家喻戶曉的華萊士事件。就這件事的外交影響言，杜魯門只須表明華萊士的意見不代表政府，就已足矣；但貝爾納斯卻堅持華萊士非辭職不可，不然，他便無法在巴黎會議活動了。

應該承認：一年以來，美帝國主義者反蘇叫囂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已經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憑藉着那一些連續不斷的人工「危機」和無孔不入的反蘇叫囂，美國的法西斯軍國主義者差不多快把美國的民主制度轉變成「軍主制度」了：總統了解世界情況的報告主要是由軍人供給的；在制度上，可能即將實現的國防部壓倒了國務院；在人事上，軍事人員佔據了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外交崗位，在決策上，由五個陸軍上將和五個海軍上將所組織的樞密院變成了美政府最高的決策機關，在這種「軍主制度」實際上代替了民主制度的情況下，人民在新政和戰爭年代所獲得的基本民主權利差不多被剝奪殆盡了。

總括起來，我們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是統治和奴役全世界；其基本的性質就是反人民和反民主的；爲了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它不僅是反蘇的，而且也是反英

反法的，但爲了更巧妙地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把她們一切的措施說成完全是爲了對蘇的。因爲蘇聯從第二次世界戰爭的鎗鏢中一躍而爲世界的三大領導列強之一，美國帝國主義者更把蘇聯當作是防礙它獲得世界霸權的眼中釘，從而戰後美蘇之間的矛盾比之戰前在基本上不同了；更加現實和更加尖銳了，但依然沒有任何理由把反蘇信爲美國世界政策的全部對象，從而說，美蘇的矛盾是全世界當前唯一的重大矛盾；因爲這僅是違背當前活生生的事實，而且，因爲這種觀點在客觀上有助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的進行；美國帝國主義不僅在內外推行統治和奴役全世界時候需要「防止蘇聯擴張」的口號作爲掩護；而且爲了對內建立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體制，也需要那因反蘇叫囂而造成的緊張空氣作爲藉口。

反蘇既然不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全部對象，美蘇之間的矛盾既然不是當前唯一的重大矛盾，那麼，能不能說反蘇並非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英美之間的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已經超過了美英蘇之間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了呢？

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反蘇顯然依舊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對象之一；但另一方面，英美之間的矛盾是日漸展開了，美國內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運動是日益壯大了。這就逼迫着那國內陷于分裂和國外趨於孤立的美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蘇聯和平外交的運用之下，逐步的解決着重大的戰後問題。而使美蘇之間的矛盾和問題有趨於和緩和解決之勢。

這是一九四六年發展的結果。

二 美帝國主義反蘇的「成就」

一九四六年本來是以希望開始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給一九四六年帶來

了希望。但莫斯科會議協議的邊際未乾，英美反動份子已經開始咆哮了：美國的反動份子說，貝爾納斯在莫斯科犧牲了英美的利益去綏靖蘇聯；英國的反動份子說，美國外交政策欺騙了英國，它爲了獲得蘇聯對美國在遠東地位的認可，出賣了英國在東南歐的利益。

咆哮的背後是陰謀。

一九四六年正月十四，邱吉爾到了美國，這是陰謀的開始，跟着，在美國的內部，美國大資產階級的報紙就展開了空前激烈的對於貝爾納斯的批評。在美國的外面，就發生了所謂加拿大的原子彈開竅案。從正月到三月，陰謀者終於拋頭露面的站出來了：三月中，邱吉爾在富爾敦發表了那著名的倡導英美「兄弟同盟」的演說，這是世界反蘇陣綫第一次透露的公開政綱。在英美人民憤怒的抗議和斯大林有力的回擊之下，杜魯門和阿特里自然不能不說，邱吉爾的意見並不代表英美的政府；但奇怪的是，從那時起，美國「對蘇強硬」的口號出現了。英國追隨美國強硬的外交政策也定型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美國在幕後已經發生了一次不流血的政變：美國的國務院向美國的軍人屈服了，所謂對蘇強硬實在是「英美陰謀」和「美國政變」的一個總結（此中詳細內幕，請參看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編的「公開的祕密」一書，已有中譯本。）

從三月到九月，可以說有些黑暗的月份。

表面上是會議接連着會議，但實際上則是危機接連着危機。言會議，有三月間還在倫敦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四月底開幕的第一次巴黎外長會議，六七月的巴黎第二次外長會議，八九月的巴黎和會，會會紛歧大於協議。言危機，則從三月中的伊朗「危機」起到八月中南美「危機」

止，可說是一潮高似一潮，潮潮滿城風雨。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美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所不斷大吹大擂的原子彈試驗也在比基尼島舉行了（七月一日，二十五日）。

看樣子，還不是快要戰爭了嗎？

且慢且慢，實際上的問題多得很。

邱吉爾所鼓吹的兄弟同盟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不說別的，單說就是在上述那些人工製造出來的危機中，法國固然是未曾跟住美國一路走，就是英國，到了事到臨頭，也感覺到一路跟住美國，是有些困難了，這是極其自然的，美國可以對戰爭採取一種玩火者的態度，但英國是不可能這樣幹的。因此，英美之間產生了距離；一般的說，英國方面感覺到美國把對蘇強硬政策，推行得太快太遠了。

然而重要的還不是英美現政府之間的距離。重要的是英美兩國人民對於這種政策抗議了。值得提出的是，前美商務部長華萊士第一次向杜魯門抗議的文件，是在第十六次試驗原子彈之後和第二次原子彈試驗即將舉行之前的七月二十三日寫的。可以想像，在那瘋狂的高潮下，那種抗議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結果的。

然而轟動世界的華萊士事件終於在九月十三日爆發了。現在說，這事件是結束了；但這事件本身說明什麼呢？它說明：日益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的懷抱中去的杜魯門政府已經把羅斯福總統的偉大傳統及其和工人智識份子所結成的統一戰綫完全拋棄了；它說明：美帝國主義者的政策是違反美國人民的意志的。美國政府是更加反動了，但美國也就不可挽救的分裂了；那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之下戰時團結起來的舉國一致的團結趨勢是一去不可復返了。

就現實政治言，在今天足以嚴重地削弱美帝國主義者的聲勢及其政策的，還不是美國內部的

分發，而公報在「工黨」的機關報「工黨」中，也登載了這件事件。這件事件在「工黨」的機關報「工黨」中，也登載了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發生在十一月三日，但這件事的動靜是和羅素士事件同時的。就在九月三日，工黨的若干議員就羅素士事件這事，亦曾通過英國的外交政策，違背英國的國家利益。他們也以挽救了。九月底，羅素士的談話與這批議員以不少數目；他們也真的發動了一下，但羅素士壓下了。十月中八日二十八日，二十幾名工黨議員又聯名向貝文寫了一封信，要求修改這項外交政策，但貝文到了紐約，此信又無下文。這樣，到了十一月十三日，以格羅斯曼為首的幾十名工黨議員才又把這問題第三次地提了出來。工黨政府的應付辦法是很簡單的，要求投信任票。表面上是政府以三三五票對零票勝利了；但值得嚴密注意的是，當天到會的工黨議員有三分之一變了，即是說，用沉默來表示對貝文外交的抗議。

這三分之一的數字究竟有多少意義呢？

首先必須指出這些被稱為叛徒的工黨議員們的絕大部份，並非是左傾份子；他所以不同意貝文的原因，不是因為在思想上同情蘇聯；他們的抗議是完全根據英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的。例如「叛徒」之一的M.富特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論壇週刊上，就這樣寫道：

「爲什麼黨的羣衆這樣堅決的要求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和對內政策一樣地改絃更張呢？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可以說這是由于共產黨的影響。但主要的，這種要求是因爲廣大的羣衆已經認識到英國在世界的地位變了，老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新的問題，假如要從目前的困難中找出一條出路，英國非採取一套完全新的和斷然性的外交政策不可。」

最簡易的證據可以從我們的人力需要上得到。現行外交政策的執行，要求我們維持一百五十萬人在武裝隊伍之中。即使我們有了兩年的徵兵期我們還是不能供給出這麼多的人力，而必須訴之于自願召募，而這，在目前人力缺乏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不是還需要找出相應的人力來從事武器的生產嗎？或者是，我們僅需武裝部隊而不要武裝呢？再不然，像格羅斯曼說的，美國出槍，我們出人嗎？不管怎麼算，這數學是算不通的。假如我們從我們的工業中調出這麼多人出來，那麼，我們全部工業復興的計劃就一定遭受到破壞。這樣看來，那不是很清楚的，我們當前最緊急的任務是把我們對外的承諾，減少到我們能夠做到的程度嗎？」（十月二十二日，倫敦論壇週報）。

正是因為英國的國家利益甚至可以說帝國利益，要求貝文的外交政策非改變不可，英國的這二反對貝文外交的陣綫是非常廣泛的。在這一個問題上，整個英國，從上到下是分裂的。

五大分裂橫貫了英國。

一、政府和人民的分裂：一年半以前把邱吉爾趕下台把阿特里接上去的英國人民原是希望工黨政府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都能和邱吉爾斷然告別的；但一年半來，英國人民看清楚了，支持貝文外交政策最熱烈的，不是別人，却是邱吉爾。可以想像：一個比較進步的對內政策能和一個極端反動的外交政策長期並行不悖嗎？顯然是不可能的。一年半以前工黨答應了人民和一個新的對內政策相混合的外交政策，現在，英國人民要求工黨政府實現諾言。

二、工黨上級和下級的分裂：政府和人民的分裂在一定限度內就是工黨上級領導和下級黨員的分裂。例子不勝枚舉，現在即以最近的一次而言。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英國工會的年會上，

廣大的工黨羣衆提出了對於貝文外交政策的批評；工黨的上級幹部，自然是不會讓這種批評通過的，於是票決，於是又是上級勝利。不消說，這種勝利是不能如實地反映出廣大的羣衆情緒來的，但即使如此，工黨上級的勝利究竟是怎樣一種勝利呢？三、五五七、〇〇〇票對二、四四四、〇〇〇票的勝利；換言之即五分之二強的參加年會的工人是反對貝文外交政策的。

三、工黨議員的分裂：在格羅斯曼事件的信任投票案中，三分之一到場的工黨議員是用槩槓來表示反對的。上面指出這一批所謂叛徒，大部份並非左傾份子的重要性；現在要指出的是這三分之一的反對集團，不僅不會解消，而且要繼續增強。

四、工黨政府內部的分裂：一般的人民反對工黨政府，工黨的羣衆反對工黨政府，工黨的議員反對工黨政府，是不是說工黨政府就一致地擁護貝文外交了呢？不是的，工黨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分裂。

就個別的具體人物言，目前明顯地反對貝文之外交政策的有：

燃料部大臣辛維爾 (S. Shinwell)

財政部大臣達爾頓 (H. Dalton)

衛生部大臣 A. 貝萬 (A. Bevan)

貿易部主席克利普斯 (S. Cripps)

其中以燃料部大臣辛維爾的反對最爲堅決。

就這些反對貝文外交的各大臣所掌管的職務言，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大部份是掌管和經濟有關的諸部門的。何以管經濟的人，大部份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呢？這是因爲掌管經濟事務的大臣們，大都了解英俄的實際情況，從英國的實際需要看，貝文的外交政策是違背英國的國家利益的。

就以掌管燃料的辛維爾爲例。

辛維爾曉得英國目前正遭逢着一個空前嚴重的煤炭恐慌；戰前英國每週生產五、七〇〇、〇〇〇噸煤炭，但現在英每週之生產不過在三、五〇〇、〇〇〇噸和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之間；戰前五年間英國每年輸出煤炭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而現在這種輸出是完全不存在了；比之於一九三八年，目前英却多用着百分之二十六的煤和百分之六十五的電。怎麼辦呢？取給于國外，英國每年從伊朗和伊拉克的輸入約各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和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石油。在英國如此缺乏燃料的情況下，英國是不可能用武裝來保衛它在中東的油田的，因爲戰爭一爆發，英國的燃料馬上就發生大恐慌，英國的生產和貿易馬上就有陷于停頓之虞，英國如何能採取對蘇不講一戰的強硬政策呢？

辛維爾從燃料問題的觀點上，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

達爾頓從財政問題的觀點上，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英國以復興經濟爲第一的財政政策，是和那必須維持一百五十萬武裝部隊的外交政策勢不兩立的。

達爾頓斯從對外貿易的觀點上，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英國必須輸出，不然就是死亡。輸出有兩個問題：第一，國內工業必須集中於輸出工業的生產，如上所說，這是和貝文維持一百五十萬大軍的軍費相矛盾的。第二，輸出必須有市場，但在市場問題上，英國的大敵是美國，而不是蘇聯，這又與貝文所讚美的「防止蘇聯擴張」，但實際上却是「促成英蘇關係小」的政策相矛盾的。

所以，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是上上下下，朝朝朝外，都反對貝文，並不是指貝文的外交政策是錯誤的。反對派所保持的，不過一間牆上也是空空的。

以證實。這且按下不表。

十一月十三日的格羅斯曼事件開始證實了這一判斷，將來的事變還將繼續地對於這一判斷加和英美人民的反對運動逐漸展開的同時，斯大林說話了。在九月二十四日的談話裏，斯大林

首先，保守黨的第二號人物艾登是反對這一爲邱吉爾所熱烈支持的貝文外交的。舉一例以明之。大家知道，九月二十四日斯大林發表了那有名的認爲英蘇合作是可能的談話；但很多人忽視了：在斯大林發表談話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三日，艾登在英國就已發表演說，主張英蘇合作了。

保守黨的大亨們爲什麼反對貝文親美反蘇的外交，主張對美蘇平行合作呢？難道是因爲他們有愛於蘇聯的社會制度，而有如此的主張嗎？不是的。他們之所以反對貝文，不是因爲他們在政治上對蘇聯有什麼同情，而是因爲美國在經濟上，對英國壓得太緊了。過去被稱爲道地的帝國主義者的人們，如保守黨的報紙大王卑維勃魯克和前印度大臣阿梅利爵士都已經在說，美國是資本家，英國是無產者，英國這一塊殖民地向大美帝國叛變的時候已經到了。

張伯倫時代主張對德妥協的所謂慕尼黑主義者，都已投身到反貝文的陣綫中來了；單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反貝文的陣綫已經廣泛到什麼程度了。

目擊了這日益擴大的橫貫英國的五大分裂，一位在政治判斷上可以信賴的觀察家，遠在格羅斯曼事件發生的一個多月以前，就做出了如下的結論：

「在最近的十二個月之內，英國的外交政策，被修改；毫無疑問地，貝文將是工黨最後一位對蘇執行『強硬』政策的外交大臣。」（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紐約下午報，M·威爾納：「美國不能仗望英國支持『強硬』政策」。）

明確地指出，目前美蘇之間沒有戰爭的實際危險，另一方面他認為英蘇的妥協是可能的。這就從世界的另一邊，揭穿了戰爭煽動者和宣傳家的陰謀和撒謊，鼓勵了美國爭取和平的運動和英國反對貝文的運動，加深了美帝國主義者在國內外日益顯著的孤立。

這是蘇聯的和平外交展開攻勢的先聲。斯大林這一談話在英美內部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計的。大家問：既然沒有戰爭的危險，為什麼美國汲汲備戰？既然英蘇的接近是可能的，為什麼英國一定要跟住美國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怎能再騙得過去呢？於是，「老狗又咆哮了」，十月二十四日邱吉爾在英國的下院問，蘇聯既然說它是要求和平的，可是為什麼蘇聯在東歐和中歐陳兵二百師呢？人家說他危言聳聽，他說他做過廣泛的旅行，這些情報是他自己搜集來的。假如邱吉爾的話是真的，英美現在所執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可能認為也有理由嗎？

空氣必須澄清，謠言必須揭穿，和平的敵人必須使其處於完全的孤立——這樣就有了十月二十八日斯大林在不到兩個月內第二次的談話。他再重覆一遍，戰爭的實際危險是不存在的，英美蘇之間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蘇聯駐在歐洲的部隊不是二百個師，是六十個師，而且不久即將再減為四十個師。這樣一來，戰爭的挑撥者還有什麼藉口呢？

水到渠成，蘇聯的外交大攻勢發動了。

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四日聯合國大會和四國外長會議相繼在紐約舉行。十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在聯合國大會提出裁軍方案；請問，誰敢於反對裁軍呢？同時，四國外長會議在英美和蘇聯兩方面各有讓步（蘇聯讓的更多）之下，迅速地解決了那擾攘經年的有關五國和約的問題（十二月初）；接着，聯合國大會也在原則上通過了裁軍方案（十二月十四日）。

於是，兩大會議，相繼宣告閉幕；地平線上，昇起了希望的曙光。

三 美帝國主義「反蘇的前途」

五國和約的完成和裁軍原則的通過，給一九四七年帶來了希望。但從裁軍原則的通過到真正的裁軍；從五國和約的完成到戰後其他重大問題的解決，當中還有一段悠長、曲折和複雜的路程，我們應該怎樣估量目前這些已得的成就并展望將來那些必須解決的問題呢？

先從裁軍說起。

那一個國家在戰爭剛剛結束之後，就瘋狂地從事擴軍備戰呢？美國，主要的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不過是跟着拖而已。大家已經熟悉了關於美國日夜加工製造原子彈——長程轟炸機（B三六）和在全世界各地積極佈置海陸空基地的各種故事了；應該着重指出：在戰略形勢上美國是全世界所有列強中最安全的國家。假如原子彈和長程轟炸機是掌握在英國或蘇聯的手裏，美國或者還可以說它在軍事上感受着威脅。但今天的形勢不是如此，今天掌握着原子彈和長程轟炸機的，不是英國或蘇聯，而是美國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美國的積極備戰是防禦的，它只可能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進攻旁的國家，侵略旁的國家。

但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家却為美國的備戰造出一套理論根據來。他們說，蘇聯是一個強大的陸軍國家，而它的地理位置又適在歐亞非三洲的中心；強大的紅軍可以隨意佔領這三個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為了防止這種隨時可能發生的蘇聯擴張的危險，美國非建立起那普及全世界的基地網和不斷製造原子彈和那些載送原子彈到世界各地去的長程轟炸機不可。

這理論是怎樣形成的呢？

本月三月，當所謂伊朗危機被導演得最熱烈的時候，美國若干被原子彈沖昏了頭腦的好戰份

子，真的考慮把原子彈運去轟炸高加索的油田了。這批人叫嚷得不可終日，事情好像有一觸即發之勢；忠於美帝國主義的利益，但判斷比較沉着的李普曼就在紐約先鋒論壇報寫了一篇警告文章，警告道：

「任何原子彈的轟炸是不能摧毀紅軍的。原子彈可以消滅集中的軍事工業，但不能消滅軍隊。蘇聯對於原子彈進攻的對策是很明顯的。那便是迅速地把它步兵向歐洲的每一個重要區域散開：波蘭、捷克、奧地利、瑞士、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典……那麼，我們不去轟炸這些是屬於我們朋友的城市呢？這是一個難題。但很顯然的，我們要集中轟炸蘇聯的企圖越明顯，蘇聯以迅速地散佈紅軍于歐洲大陸來作為防禦手段的對策也就越明顯。」

美帝國主義者就把這種蘇聯爲了防禦可以發生但不一定就發生的事情顛倒過來，作爲美國繼續製造原子彈的藉口。本來是說，蘇聯爲了防禦原子彈的轟炸，可能把它的軍隊散佈到全歐，那就是說，假如美國根本不用原子彈去進攻蘇聯，蘇聯就沒有這個必要和可能，把它的軍隊散佈到全歐。從這裏得出來的結論應該是：爲了保持和平，只有美國消滅原子彈；這不是三歲孩子都能懂得的邏輯嗎？但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家倒果爲因，他們說，蘇聯的紅軍隨時可以任意佔領歐洲的任何一個地方，這是對於和平的一種嚴重威脅。爲了防止這種根本不存在的威脅，爲了保持美蘇之間的軍事平衡，爲了維護和平，美國除掉把大批的武裝部隊駐在非佔領的國家之外，非加工製造原子彈不可。

荒謬的理論和無根的謠言手攜手。荒謬的理論如上，無根的謠言如何？可以說，從三月的伊

的「危機」起到八月的美南事件止，這番謠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在這當中，最典型的一次可以說是關於伊朗的那一次了。三月十二日晚八時，美國國務院忽然打電話給華盛頓各報的記者，說國務院有重要的犯著招待會。大家匆匆忙忙地從各地跑了來。但究竟是什麼了不起的驚人事件發生了呢？國務院的發言人說：蘇聯駐在伊朗的紅軍，正在向土耳其和伊拉克邊境移動！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任何一個負責的民主政府所發表的最不負責的，幾乎是公開說謊的一次發言。但戰爭的煽動者究竟不能叫無中生有。三月過去了，沒有事情；四月過去了，沒有事情；五月六月過去了，……這樣就一直到了美國人民起來揭穿戰爭煽動者的陰謀的九月。說紅軍向這裏移動向那裏移動的謠言不能成功，還有什麼謠言好造呢？有的：那就是邱吉爾的歐洲紅軍二百個師的海外奇談了，這大概是一九四六年最後一次的大謠言了吧？斯大林以紅軍最高統帥的身份揭穿了這個謠言，跟着又把蘇聯在德國的駐軍復員了二十個師。這就不僅澄清了當前的混亂空氣，而且為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裁軍方案作出了「以身作則」的榜樣。

從軍事上看，美蘇在裁軍問題上的妥協有沒有可能呢？

即從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出發，在純軍事的範圍內，妥協——從暫時和局部的妥協到永久和全部的妥協——不是沒有可能的。美軍事評論家伊利奧特即曾在十一月八日和十一日的兩天的紐約前鋒論壇報上，寫了兩篇文章，從軍事的觀點說明這種妥協的可能。在十一月八日的第一篇文章裏，他勸蘇聯減少它的歐洲駐軍，作為獲得美國停止生產原子彈的基礎，在十一月十一日的第二篇文章裏，他又勸美國停止製原子彈和限制長程操作機作為獲得蘇聯同意減少歐洲駐軍的代價。

理論如此，實際如何？

大家知道關於裁軍問題的發展是這樣的：

十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勸誘裁軍方案；并說明作為先決條件：一、聯合國并須報告其駐在於非敵國領土上的軍隊數目；二、消滅原子彈。

十月卅日，美代表奧斯汀在原則上接受蘇聯提案，但堅持：一、報告駐軍須包括國內外，國外不限於非敵國；二、裁軍須有視察調查的辦法。

十一月二十日，莫洛托夫同意駐軍報告，國外包括前敵國，但報告國內駐軍，則須於商討普爾裁軍時，始能啟慮。

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氏宣佈如英美堅持報告國內駐軍，英美應即公開有關於原子彈和噴氣飛機及其他武器的秘密。

十一月二十八日，莫洛托夫建議：裁軍，包括原子彈的不得非法使用，原則上得加管制及可視察。

十二月四日，莫洛托夫同意管制及視察制度一旦實施後，各國不得使用否決權。這樣，美國對於原子彈問題就非有表示不可了。此時此境，可以說是水盡山窮，原子彈被孤立起來了，美國被孤立起來了。美國究竟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十二月十三日，貝爾納斯在聯合國大會說：

「要實行有效的裁減軍備，必需相當的時間，忍耐和善意。這事是很困難、很複雜的。各國國防的需必彼此不同，各國軍力的構成也彼此互異，不能一概而論；有效的裁軍決不能用簡單的數學方式來進行。復員的師團能立即重召入伍，但一架拆毀的飛機，或一艘拆毀的軍艦則從此永久不能復用。……我們必須注意，裁減軍備必須附有有效的

保障……。在一個沒有軍備管制的世界中，原子能對於美國是一種利益；但美國不願做軍備競爭的領袖……」（十二月十三日貝爾納斯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詞）。

這是什麼意思呢？軍備得很，一、二、三，一共三條。第一條，在技術上，你軍復員了，可以隨時入伍，但我原子彈毀滅了，不能再找回來。因此，裁軍得「需要時間，忍耐和善意」，即是說：慢慢地來；第二條，在程序上，裁軍是好的，但是必須要有「保障」，保障有了，才能裁軍；第三條，最後，原子彈對於美國是有利的，因此美國繼續製造原子彈，但你們却不能說美國是在做軍備競爭的領袖。

從這裏可以看出，儘管聯合國大會在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就通過了裁軍原則，但從裁軍原則的通過到真正的裁軍（美國放下原子彈），當中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呢！裁軍方案的通過只能說是一種偉大的道義上的勝利，取得了一個爭取真正裁軍的法律根據而已；因為美帝國主義者是絕不會輕易就放下他們的「神聖付託」來的。

在這裏和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去爭辯究竟原子彈能不能和步兵一樣裁滅的技術問題，或者爭辯保障和裁軍究竟那一個在前的程序問題，都是無聊的。應該坦白指出，裁軍問題在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帝國主義者所以提出這套論據來，絕不是因為軍事技術上真有這麼一個問題，或者在執行程序上真有這麼一個保障問題的存在；所有這一些，還詞而已。說穿了簡單得很：原子彈是美帝國主義者推行他們統治世界政策的一個工具，現在世界上各種重大的戰後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初步解決，因此美國必須保存原子彈，以便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中，作為恐嚇對手讓步的一個手段。

在這裏，美帝國主義的政論家李普曼就比其他的噴嚏們坦白得多了。他說：

「賭注太重了，它不容我因為害怕人家說我們不站在和平的一邊，而不大胆說出我們反對立即裁軍（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安全和世界的穩定要求我們在全世界所有被爭執的地方維持一種實在的和有效的軍事力量。」

假如我們是聰明的話，我們應該告訴莫洛托夫，我們只有在討論世界問題的當中，才討論軍備的裁減；在我們對世界問題達到協議以前，我們不願意締結裁軍的協定；只有當我們對於德國和歐洲的建設問題，對於中東的勢力均衡，對於日本和中國在遠東的地位，都達到一定程度的協議了，我們才準備商量軍備的問題。

我個人不相信，我們這樣做會有什麼難以爲情，我也不相信，我們應該害怕我們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誤解我們。因爲這樣做，表示我們懂得我們的利益，並且懂得怎樣去保護它們，表示我們在全世界所佔據的領導地位，不會因爲我們老實，感傷或者是懶惰而失掉。我敢於相信，我們這樣做了，就是在克列姆林宮裏的人們也會產生出一種對我們更加看得起的感覺，因爲那表示了我們曉得什麼是什麼？」（十一月三十日紐約先鋒論壇報，李普曼：「站住，看一看，聽一聽」）。

不僅是克列姆林宮裏的人懂得這一套原子彈的政治秘密，就是像我們坐在太平洋的這一邊抓癢筆桿寫文章的人也懂得這一套原子彈的政治秘密；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認爲，在目前國際形勢的緩和中，完成五國和約的草案的比重大於裁軍原則的通過的了。

那麼，應該怎樣估計完成五國和約草案的意義呢？

一般人都以爲五國和約草案的完成完全是由於蘇聯的讓步，這是不正確的。這裏我們不能探

入地討論五國和約的具體內容，但指出英美法在五國和約的協議中也有讓步，卻是必須的。這雖然份量上是比較輕的讓步之所以成爲可能。在基本上是因爲法國由於國內政局之變化（法共在十一月十日國民會議的選舉中的大勝利）而增加其游離性，英國因工黨議員的「叛變」而多有一些後顧之憂，從而這就形成了美國在某些問題上的孤立，使得美國非作某種限度內的讓步不可。這是圖畫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亦必須指出，主要的讓步是從蘇聯來的。尤其是在和約中的特里雅斯特問題上。和多瑙河開放航行的問題上。現在的問題是，蘇聯爲什麼讓，何以能讓，又何以在此時此地讓呢？先說，此時讓。有人說假如在半年或一年前，蘇聯就讓，國際局勢早就澄清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的。可以這樣說，假如不是在今天，而是半年前在美國的恐嚇下讓，我們可以說，實際局勢不僅不會澄清，反而更加混亂也說不定。因爲在那種情況下，美帝國主義者一定認爲那是蘇聯在恐嚇之下的低頭，既然一嚇就讓，美帝國主義者所得的結論將不是我應該讓，而是再嚇。大家想一想，如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嚇之不休，天下大勢還能澄清嗎？但現在蘇聯的讓卻已經過了不怕恐嚇的堅持之後讓的，是在一讓就可以把矛盾投到對方的大局之下讓的。這就表明了，這是蘇聯自動的和聲中受害的讓步。讓步是可以的，但恐嚇是不行的。

再說，此地讓。蘇聯的讓步不僅是適時的，而且是過地的。打開地圖就可以知道所有蘇聯的讓步，是在有關於東南歐的問題上。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呢？這是英美利害衝突較少的地方，而且在這一區域中，美國是以英國利益的衛護者的姿態出現的。蘇聯在這裏一讓，英美之間本已存在的在這裏和其他各地的矛盾就如質地浮現出來了。

三說，何以能讓。這就牽涉到整個歐洲新民主主義國家在過去一年中的穩定和成長。從政治

上說，過去一年，他們差不多毫無例外地舉行過真正民主的普選，新民主主義的政權鞏固起來了。隨着政權的鞏固，他們各自保留自己的能力也組織起來了。在經濟上，他們差不多一致地完成了歷史上空前的土地改革，清算了附敵份子，這樣就肅清了法西斯的經濟基礎，隨着土地問題的解決，工業國有的推行，他們爲戰後復興工作，奠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些實際條件下，在有一些有關於這些國家的問題上的讓步，就不會再有嚴重性，因此讓步就變成了可能。一個健康的人不怕病菌，一個健全的國家或國家羣不怕外來的風浪。

四說，蘇聯究竟爲什麼讓。這還不清楚嗎？爲了積極地爭取世界和平，在能讓的基礎之上和可讓的限度之中，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蘇聯作了大踏步的讓步。

這樣，擾攘經年的五國和約草案終於完成了，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一個禮拜內的事情。但嚴格說來，爲了使這一個禮拜內的事情成爲可能，歷史整整地工作了一年。

五國和約完成了，這對於三強之間的關係和整個國際政局有什麼影響呢？

平面地去看，五國和約的完成，即戰後東南歐問題在大體上的解決，是不能估計過高的。就必須及時解決的戰後問題言，世界有三大系列的戰後問題，東南歐問題是一個系列，德奧問題是一個系列，遠東太平洋問題又是一個系列；在這三大系列的問題中，東南歐問題不過是三分之一，而且并非居於中心的三分之一——因爲德奧問題才是這三大類問題中的中心。這樣看去，五國和約草案的完成是不能也不應估計得過高的。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由於東南歐問題在大體上的解決，英美蘇三強之間的關係變了，今後解決德奧問題和遠東問題的外交形勢也變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一年之前，一九四六年開年的時候，英國的反動份子。以邱吉爾爲首，一致反對一九四五

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協議。他們說美國爲了取得蘇聯對於它在遠東地位的承認，出賣了英國在東南歐的利益；這如何得了？蘇聯承認了美國控制亞洲，美國承認了蘇聯控制歐洲（東南歐）；狼狽爲奸！英國的份兒到那裏去了？這不就是等於美國和英國在東南歐的利益出賣給蘇聯，蘇聯默認了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讓渡給美國嗎？

這是一種無理取鬧的叫囂，但這種叫囂的背後不是一定限度實際背景。那實際背景是什麼呢？英國在東南歐的帝國利益和那一帶的新民主國衝突大，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和美國的衝突大。那就是說：東南歐的主要矛盾可以說是英蘇的矛盾，在太平洋和遠東問題上，英美矛盾和美蘇矛盾是并列着的，而英蘇之間卻無重大的矛盾。英、美兩國的反動份子一年以來利用各種的對於東南歐問題的叫囂，把英美兩國緊緊地聯系在共同對蘇的戰綫上，好像英美之間是并無矛盾似的，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

好了，現在東南歐問題解決了，英美之間共同對蘇的紐帶抽掉了一根，英美之間的關係能不發生變化嗎？說沒有變化是騙人的，深謀遠慮的謀士們已經嗅到這一點了。十二月七日倫敦的經濟學者就對於五國和約完成後的英美關係表示過如下的擔心：

「蘇聯讓步了些……」（大意）

「貝文和貝爾納斯可以說他們對蘇強硬的政策是成功了，但批評英美外交政策的人有一點還是值得注意的，他們說這種對蘇強硬的政策是消極的，對蘇強硬就是對蘇強硬

罷了，別的還有什麼積極的內容呢……」（大意）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爲蘇聯可能繼續讓步，那麼貝文和貝爾納斯在蘇聯讓步之後幹些

什麼呢？他們不會像打拳的人一樣，在對方的壓力突然撤回之夜，自己的脚步沒有站穩，反而向前倒下去嗎？他們面對這樣的可能……他們有一個積極的政策嗎？（十二月七日，倫敦，經濟學者：「論紐約外長會議的進展」。）

可以預測，由於東南歐問題的解決，英蘇的關係可能有若干改善，而在解決其他二大類的問題上，英美所處的形勢和英美之間的關係是必然地要有所變化的。

首先是明年三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就要着手解決的德奧和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英美一致的陣綫在基本上是不會變化的（十二月初英美在德佔領區成立合併協議），但在這裏出現了一個法國。在過去的五國和約的會議中，法國顯然并非是完全跟住英美一路走，但由於法國在東南歐對英美并無重大的實際利益衝突，因此它雖有時游離，有時中立，在基本上還是跟住英美的。但對於和法國的國運有關的德奧問題，法國卻不能不積極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來了。不管法國的國內政局變化如何，法國的對德政策在基本上是和英美的扶植德國（法西斯）以制衡蘇聯的政策衝突的。另一方面，法國的國家利益要求徹底剷除和防止德國的侵略力量，這種政策在基本上卻是和蘇聯的對德政策一致的。由於法國這一積極因素的出現，解決德奧問題時的外交形勢就大大地改變了。過去英美法對蘇的三比一的形勢就有可能在若干問題上，一變而為蘇法對英美的二比二的形勢了。

說到遠東和太平洋問題，幾乎可以說英美之間在經濟上潛在的矛盾，其比重不下於英蘇之間的矛盾。太平洋西北有加拿大，東南有澳洲，右下角是南美，左上角是中國，東南西北，那一塊地方不會不是大英帝國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但現在，美帝國主義者公開說太平洋是美國的內湖，而且在「對蘇強硬」的口號之下，在事實上把他一步步轉變成了「美國的內湖」了。今天說了沒有

人情，將來的歷史家很有可能是用這樣的辭句來寫今天的這段歷史，美國在反蘇的旗幟之下一步地侵食了大英帝國……反蘇也好，不反蘇也好，在遠東和太平洋問題的解決上，英國是不可和解決東南歐問題時一樣，和美蘭站在一起，來「對蘇強硬」的。在東南歐，蘇聯的地位是「先入為主」，因此英美一致向蘇聯進攻，要求蘇聯讓步；但在遠東和太平洋，佔據着先入為主的地位的，主要是美國，而不是蘇聯。按照抽象的邏輯說，應該是英蘇聯合一致向美國進攻，要求美國讓步。自然，這是不想像之事，但另一方面，說英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問題上，會和過去對於東南歐問題時一樣，同美國團結一致，反對蘇聯也是不可想像的。

由於東南歐問題在大體上的解決，英美蘇三強之間的關係變化了，解決今後二大問題的形勢變了；所有這些已發生，可能發生和必然發生的變化都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爭取的。

★

★

★

★

★

但是，沒有理由對美帝國主義存任何幻想。記住李普曼那些「井不覺得難以爲情」的話：原子彈還是抓在美帝國主義者的手裏，美帝國主義已經下了決心：在沒有得到統治世界和奴役人類的保障之前，絕不會自動放下那威脅着全世界的武器的。

但這不是對於世界和平的偉大前途喪氣。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美國誠然是反動的；但，對內而言，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經濟上是混亂的（美國經濟恐慌的信號已經發出了）；對外而言，它是日益趨於孤立的。它不可能自動地從企圖統治世界的道路上跑回去，但這一對內陷於分裂和混亂、對外日益趨於孤立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完全可以打回去的。

過去一年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的結論既不是盲目的樂觀，更不是定命式的悲觀，而是更有信心的戰鬥。全世界任何一

個地區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鬥爭直接間接都是一種對美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任何一個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運動的勝利直接間接都是一種對美帝國主義者的勝利。在這裏，中國人民有着光榮的鬥門崗位。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晨

美國擴張的政策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五輯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八月出版

≠ 0
445010